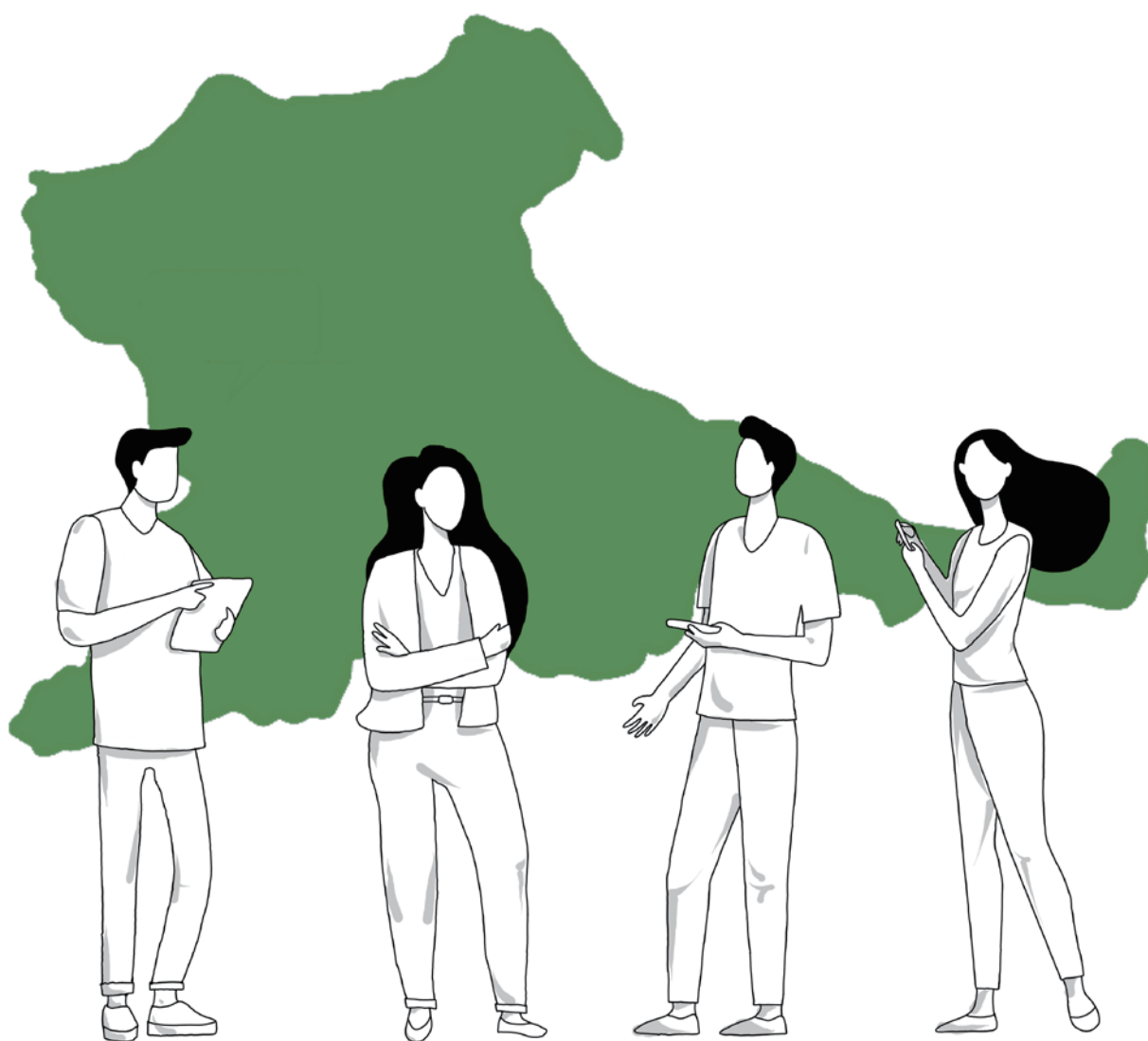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城鄉通訊

秋季號

NO. 25 SEPT. 2021



專題報導：實習一

創辦人	畢恆達
發行人	陳良治
指導教師	王志弘
封面插畫	姚之璇
美術編輯	楊茗硯
文字編輯	陳威丞 / 曾柔慈 / 姚之璇 / 呂少艾 / 楊茗硯



▲ 店仔口社區農園 供圖 | 舊在里山團隊

《城鄉通訊》（以下簡稱通訊）九月號，按照往例，將在「專題報導」中為讀者呈現前一學年實習一各組的工作成果。儘管礙於篇幅的限制，各組的介紹不過寥寥數頁，然而一整學年的課程，除了通過文字與圖畫的轉譯，在刊物上可供讀者閱覽的文本內容之外，更厚實的部分其實藏在每一位同學於各自基地裡磨合碰撞、跌宕起伏的歷程中，也刻在心裡時而消沈時而振奮的寫照中。

為此，編輯部僅採取一套標準化的書寫架構，言簡意賅地整理出各組大異其趣的工作，期望能以相對簡單的方式，為讀者概覽式地掌握 109 學年城鄉所實習一的輪廓。文中所引用之圖片，如無特殊說明，均為該組攝影 / 繪製。然而，各組行動「沒辦法做到的永遠比實際有做到的還要多」，同樣地，編輯部「沒辦法收錄的永遠比實際有收錄到的還要多」。雖不免有所遺憾，但如同實習一課程終究必須畫下休止符一般，我們的收錄也必須有所取捨。期許各組在基地上初步留下的成果，在未來能有機會促成一些小改變。

九月號的出刊也意味著新學年的到來。本學期開始，原在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任教的邱啟新老師也再度回到城鄉所，開啟新的學術工作階段。邱老師的研究領域主要在建築與都市設計、環境行為與心理，以及都市政治生態學，近期也關注到能源與空間的議題。本期通訊也針對生態建築相關議題與邱老師進行了訪問，期待能為邱老師與關心城鄉所的同學及師長先進們建立彼此之間的初步連結。

另外，新學年也完成了新任所學會的交接，本屆所學會最大的變革在於改採「委員會」模式組織幹部群，以嘗試實踐本所的「大桌精神」。未來，所學會也會在每一期的通訊中固定刊出專欄，期許能夠藉此讓更多人貼近所學會，並以所學會為基地，推展參與公共事務的契機與精神。

城鄉通訊編輯室

2021.09

CONTENTS

專題報導
實習一

教職員動態

校友迴流

所學會專欄

系列雜談

01 編輯室報告

03 第一組 | 中南街區再生計劃

08 第二組 | 南港舊車站閒置空間再生

13 第三組 | 茶水之間，店仔里山：社區農園與環境教育課程的實踐

18 第四組 | 舊莊國小自然探索場設計

23 第五組 | 南港興東街十巷閒置空地營造

28 第六組 | 都市生活圈外的秘境——從茶山空間和談茶產業與旅遊

33 新任教師 | 建築從未現代過：邱啟新老師談建築、生態與社會

40 離任教師 | 專訪黃書緯：學習不「社」限

44 陳德君 | 紮根社區，起步萬華不斷再出發

48 凌宗魁 | 人・歷史・建築空間

52 深淵與深淵響應

56 台北食物地誌系列（二）
「做母職」中的採買到餐桌：大安區家庭的食物支持系統67 環境爭議案例評析系列（二）
COVID-19 疫情下回顧北車大廳領域政治：
策略性的異質族裔，還是虛假爭議核心？

第一組

中南街區再生計劃

指導教授 | 黃麗玲 黃舒楣 陳良治

組員（中南拌島團隊） | 朱穎芃 涂苑庭 黃信翔 黃進發 張沛齊 張詠然



基地簡介



▲ 南港展覽館俯瞰中南街區

承繼 R07 學長姐「中南拌島」團隊在南港區「中南街」的關係網絡，我們的基地中南街，是一條位於南港展覽館與中央研究院間，串聯起南港東西與南北向的主要通道的老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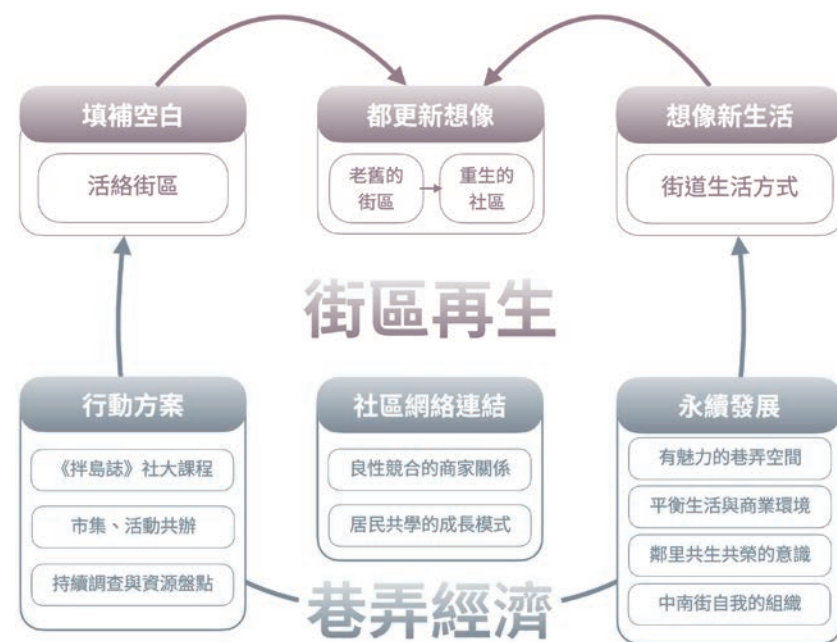
中南街是典型的有著近代化發展樣貌的一條街，中央原有台車軌道，將山林物產連結到縱貫鐵道車站，兩側綿延著各式商販與住宅的店屋空間。

在近年產業轉型與都市開發導向下的南港，中南街的古典風貌成為特別的存在，其低矮窄小的樓房與巷弄更與鄰近的重大建設量體形成了強烈對比。

議題關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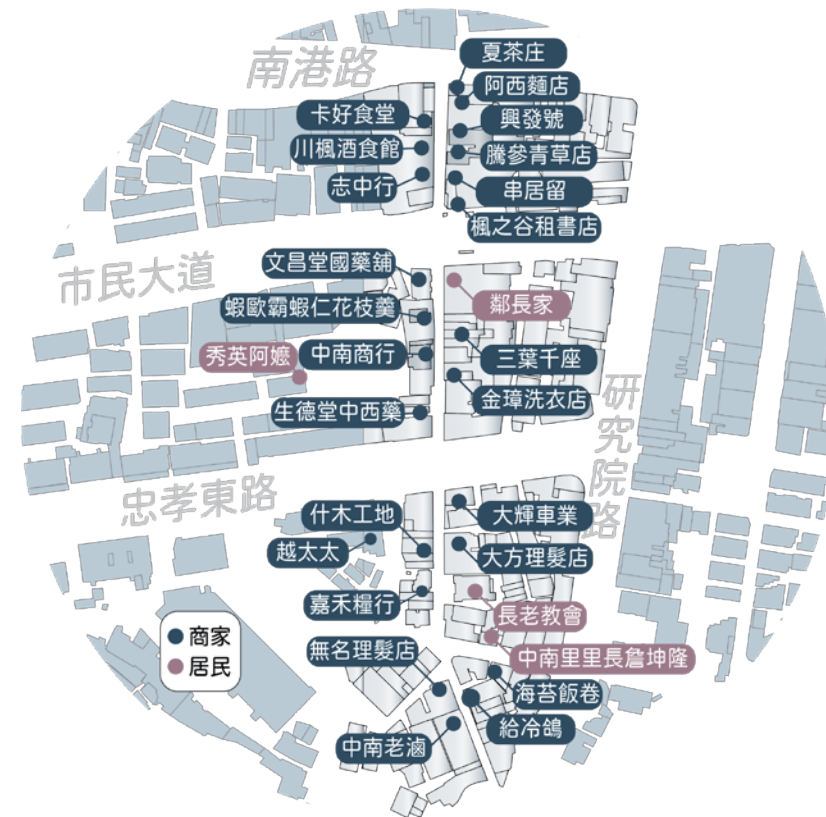
在當代的南港，這個異質且多元的當代城市空間中，中南街獨特的價值是什麼？又如何彰顯這樣的價值？

首先，因為周邊建設蓬勃，地方都更的聲浪高漲，既有的市街經濟活動的文化地景可能消逝；再者，即使周邊大眾運輸系統完善，中南街本身仍是車輛的通過捷徑，影響了行走在街上的體驗；最後，多數都看到街區混亂的樣貌，卻鮮少有人真正致力於改善，更沒有基於現有資源來討論可行的進程。無論是要「開發」或「保存」，皆淪為單方面的空想，中南街之於南港的存在實質是停滯。



▲ 巷弄經濟、街區再生願景圖

▼ 街道調查商家與居民分佈圖



小組行動

在 R07 學長姐過去所累積的工作基礎上，R09 的「中南拌島」團隊嘗試以地方認同擴大行動能量，藉以突破文史保存的單一論述，提出串連更多資源與更大參與的「巷弄經濟、街區再生」願景，正視都市更新的需求。

我們也與店家和社區大學合作，藉由專訪、交流分享會、走讀調查等活動，將鄰里間魅力呈現於外，並將議題連結都市更新與街區再生的討論。

相關的成果也轉化為報導、明信片、刊物、摺頁地圖等出版物，讓街道生活的價值成為地方的招牌與知識系譜，促發更多角色的對話互動。



▲ 本計畫之夥伴網絡與行動突破圖



▲ 中南拌島未來時程規劃圖



▲ 「打開中南街」宣傳主視覺

特別分享：撞牆期

R09 的實習課起初有八個主題讓各組選擇，這八個主題是奠基於 R07 在南港的成果，由於我們認為學長姊已經做過一輪了，不知道我們進到同個田野基地還能做什麼，所以我們想說另開題目，在南港走了幾週後以「山系步道」為題，但是在田野與實習課報告過程中屢屢碰壁。本團隊在走不下去的時候，馬上找老師討論，最後才又回到八個主題之一的中南街。

回顧與反思

實習課是城鄉所的特色課程，學到的「環境規劃」不只是外在的環境，而是更深入到內在的心靈。

看似窄小的一條中南街，串連的不僅是兩三百年的南港開發史，更有著百家百業在此生活立基的盼望與實踐。

與多方團體的互動與合作當中，不經應證「規劃是一個政治過程」。是故，在建築、都市計畫等專業知識基礎之外，更重要、更必要的其實是對於土地及人群真誠的心，信賴、包容及尊重的交互過程。



▲ 夥伴網絡與願景目標關係圖

▼ 社大課程影像集叢





指導教授 | 黃麗玲 陳良治 黃舒楣

組員（好仔在團隊） | Biho Wilanglawwa 劉宜辰 章芸甄 翁靖婷 蘇士鈞 李彥

◎ 編輯 陳威丞



▲ 基地位置示意

基地簡介

「好仔在團隊」在 2020 年 9 月從南港鐵路文史議題切入，以南港五代車站變遷為基礎，尋找可操作的基地與利害關係人。初期，我們關注在東南街的發展歷程，後來則將視角擴大至市民大道八段（第一代與第二代車站之間）的周邊範圍。

透過與居民、店家及里長的訪談，我們重新梳理了當地居民在鐵路地下化前後生活與移動路徑的改變，並在最後選定了位於市民大道八段及東南街交叉處，與南港第二代車站舊址距離約 10 公尺、作為本團隊的基地。

議題關懷

我們發現，過去在推動並執行鐵路地下化政策時，人際網絡在政策的引導下變得破碎，空間規劃未能從在地居民的立場和角度出發，空間的使用方式和想像也持續在資本與政治角力之間拉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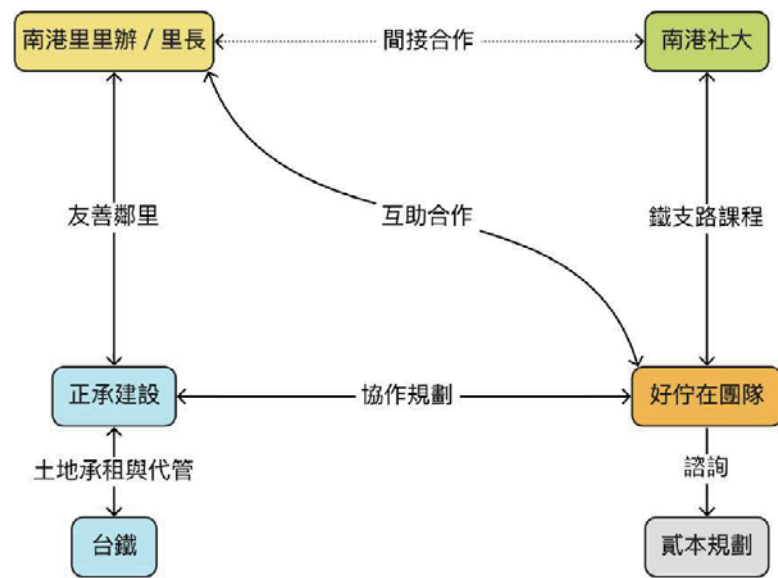
我們所選定的基地，原為台鐵的閒置空間，2021 年由某建設公司得標後，預計作為停車用地。我們則希望除作為停車場之外，也能適當結合綠色基盤的概念及南港的文史脈絡，並思考如何引導、開啟周邊居民對於灰色空間的新想像，讓此處空間能夠融入當地的生活肌理、成為凝聚當地居民之所在。

小組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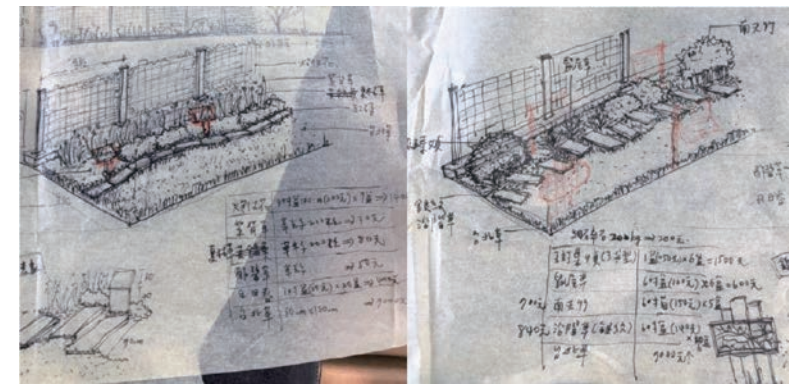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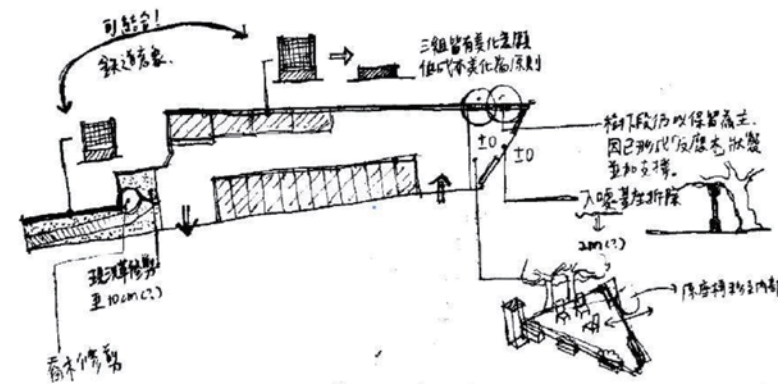
本團隊以參與式規劃行動，透過與在地居民、組織者、相關專業者等關係人合作，理解地方需求、提出可行方案、凝聚共識並發起空間改造行動。

具體來說，包括透過與社大學員、在地店家與居民的討論，希冀能協同在地社區共創友善親近且引人注目的綠色公共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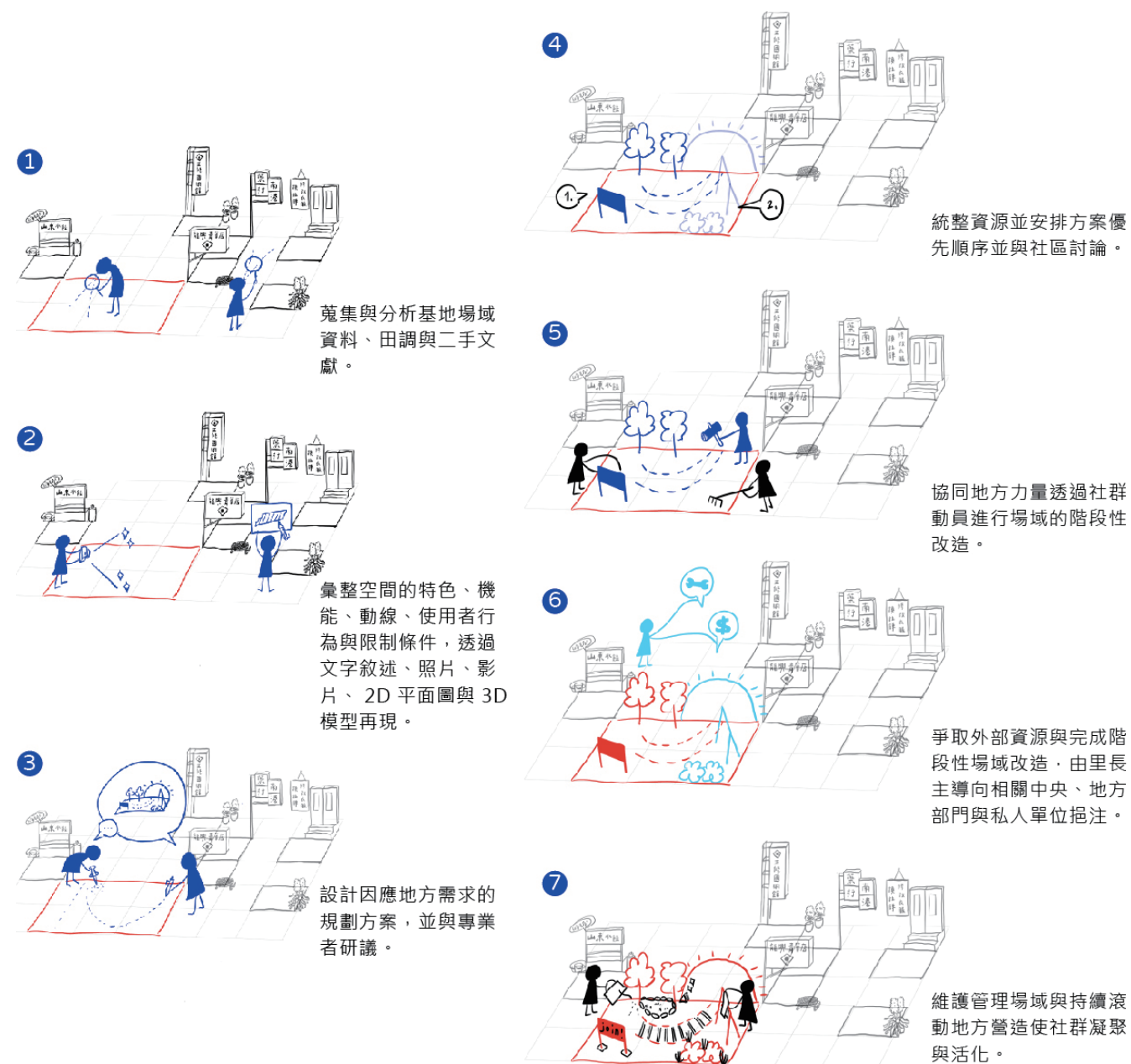
▼ 行動方案重要關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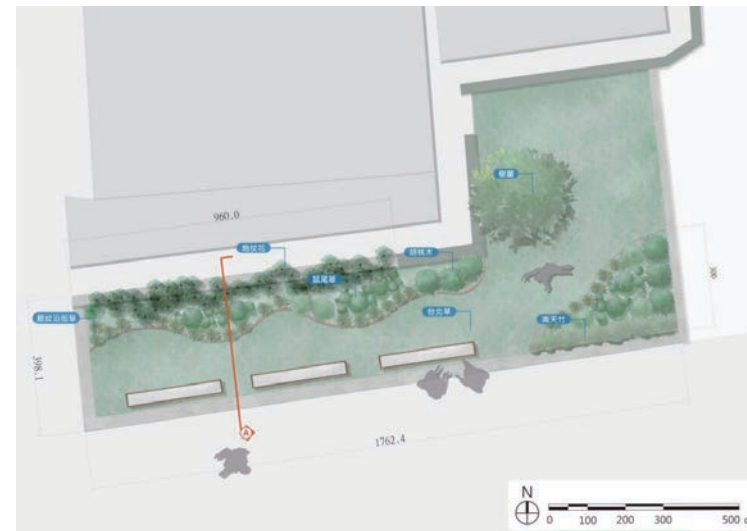
設計成果



▲ 過程草圖



▲ 參與式規劃行動過程



▲ 西側植栽及空間配置圖 / 施作成果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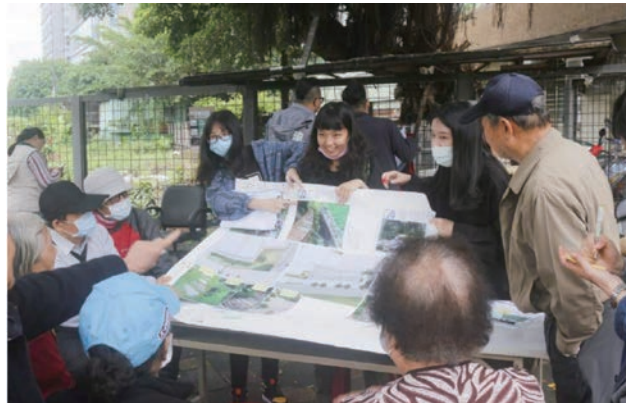
▲ 東側植栽及空間配置圖 / 施作成果示意圖

回顧與反思

麗玲老師曾在課堂中提醒：「你的議題，不一定是田野的議題」。進入田野，最擔心的即是過於主觀的解讀，我們容易因為看見了某個特定現象，進而判斷它是需要被解決的事物。然而，這樣的解讀和判斷卻是相對危險的，我們還需要將這些現象放回當地的脈絡下檢視，同時發揮參與式規劃設計的精神，與相關的利害關係人一同尋找著力之處，才能讓事情的推展綿延下去。

至於究竟該小題大作，還是大題小作，則又涉及到另一重點「批判性視角」。批判的角度是專業者應有的思維，然而無論如何都必須放在適當的位置下進行，避免以自身立場探究田野議題，而忽略了其中細微的特質與潛力。

另外，在尋找「利害關係人」的階段中，則讓我們體認到時機與緣分的重要，其涉及到規劃案是否具可行性、實用性及永續性等層面，不過「機緣」其實是可以被創造的，並非完全只是等待命運的安排。且由於規劃者的每一步、每一選擇都會影響關係人的想法及態度，這也意味著與利害關係人「若即若離」的緊張局勢是常有的現象，我們惟有隨時注意雙方的互動關係，維持良好的人際相處，才能讓規劃案有持續正向的發展。



▲ 工作坊實錄

第三組



指導教授 | 黃麗玲 陳良治 黃舒楣

組員（舊在里山團隊） | 簡均安 吳竹君 王漢樵 高鈺詠 菅沼毅

基地簡介

本團隊的操作場域南港區舊莊里，位在南港區東南隅南港山系下。舊莊位處邊陲，鄰避設施如淨水廠、垃圾掩埋場街設置於此，且都市規劃無特殊定位公共資源投入少、開發動能低，環境改善仰賴其他途徑。

里山為南港社區大學長期在在地推動的理念，也符合舊莊所處區位，本組引用里山概念帶入行動規劃，希望以居民日常生活與自然環境交互營造人與環境共居地景。



議題關懷

城鄉邊界的模糊狀態無

無明確發展願景及目的
無都市規劃，成鄰避設施如淨水廠、垃圾掩埋場等的落腳處

環境特性未被彰顯
生態環境關聯未被彰顯，缺乏地方特質與自明性

人與自然環境脫節

居民與自然空間被區隔
垃圾掩埋場、三面光河道及溪岸欄杆 ...

影響原有淺山生態互動
被區隔的居民與生態互動極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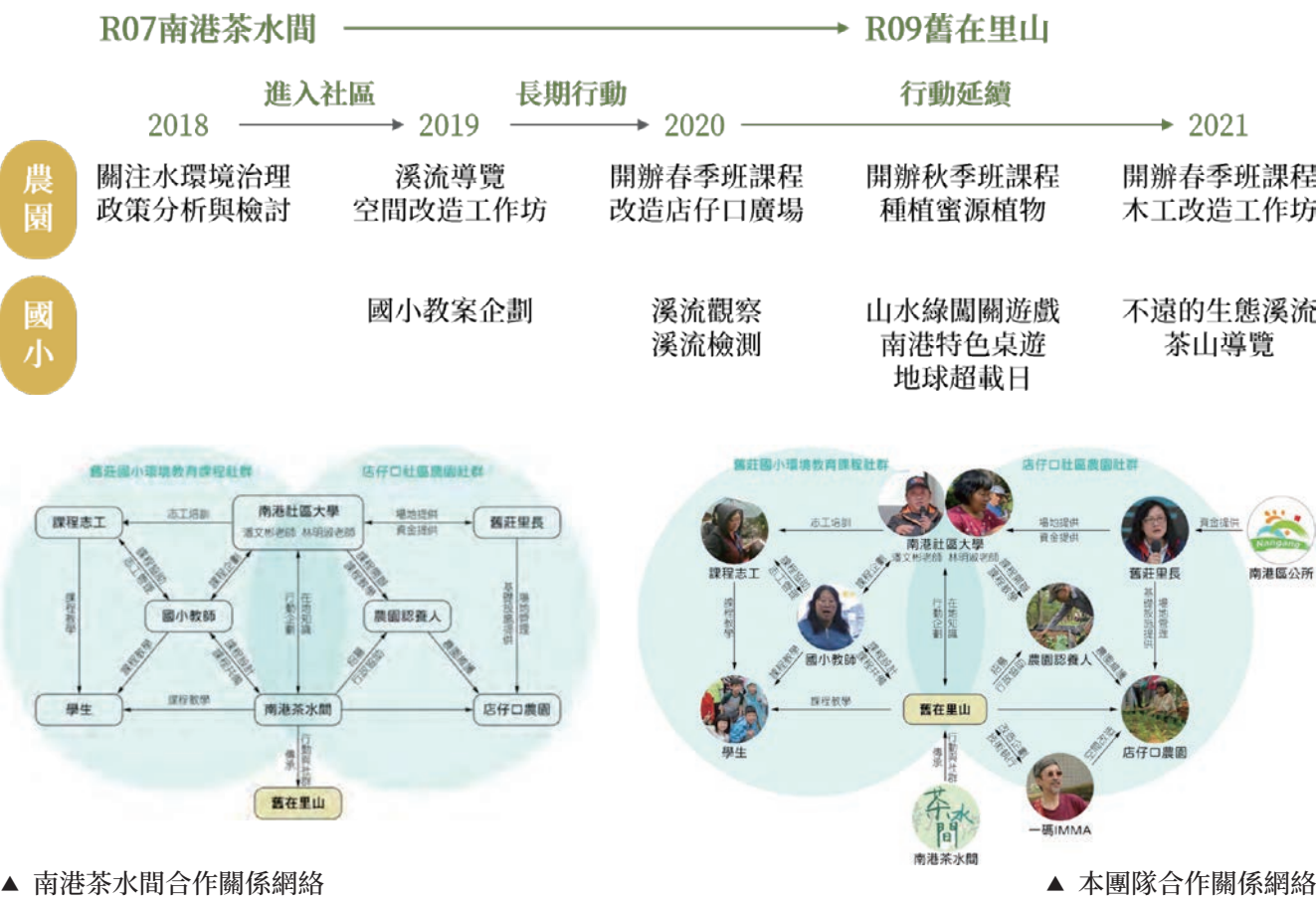
社區凝聚力待塑造

居民對環境議題關注低
除重大爭議事件外，曾經發起的溪流巡守隊也因動能不足而解散

社群動能待激發
有待激發社群動能，凝聚共同發展願景與目標

小組行動

我們將里山的概念在地化為三大行動原則：地方脈絡的重新理解、社群培力與串聯、環境與永續意識培養，並以店仔口農園活動與舊莊國小環境教育兩大行動來實踐，藉以引導新的空間想像與行動實踐。



農園課程



▲ 里山及能源講座 / 友善環境農園實作 / 環保作物加工 / 成果展示

舊莊國小環境教育課程



▲ 三年級：不遠的生態溪流
國小同學製作藝術拼貼，表達溪流生態想像，完成溪岸互動實作成品。



▲ 四年級：山水綠闖關遊戲
讓學生瞭解原作為大台北地區垃圾掩埋場，後改為山水綠生態公園及以太陽能、沼氣發電的能源之丘的發展脈絡。



▲ 五年級：南港四季特色桌遊
讓學生以圖、遊戲瞭解自己所在地的氣候、地形等環境特色。



▲ 六年級：地球超載日
結合學生所學與生活實際經驗，反思人類資源過度消耗。

都市治水政策建議

納入生態，應同時納入在地社群
現今生態意象整治，少有納入在地環境、在地生態與在地群眾，以致民眾與環境仍有隔閡

參與式規劃與管理
調查、規劃、施作與後期管理，應納入在地社群→在地可即時、永續管理

強化在地社群凝聚
使在社群具有長期關注、管理與深化環境知識之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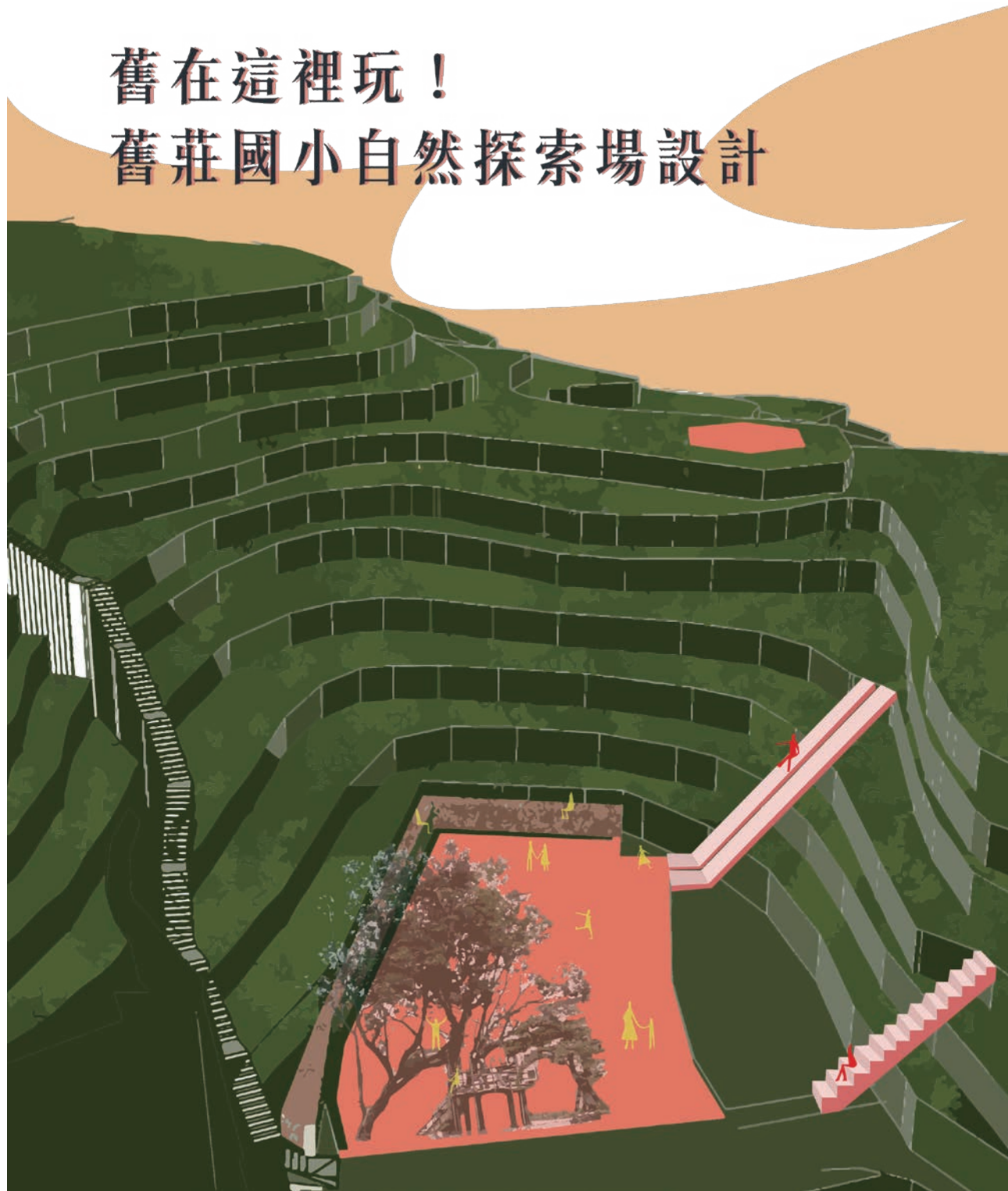
回顧與反思

本團隊企圖引導新的空間想像，在空間營造新的空間互動方法，並帶入新觀念與理念，在既有的社群結構上組織。例如農園認養人在每一週的課程，令該空間持續推陳出新，養成了空間的常規實質生產，也將知識帶給居民；農園家具生產的過程，包含了居民對自身所處環境的認知，並邀請一碼擔任技術輔助；不遠處的舊莊國小也得以操作環境教育課程，與本團隊合作，令知識向下扎根，使環境知識深化於學齡孩童。在這樣的過程裡，完足了參與式規劃與社區營造的精神，對於場域中不同年齡、組成的對象群體也搭配了不同的空間佈局及對空間感知的想像。不只如此，在水泥化河岸改造如大溝溪、磺溪、四分溪的案例比較；溪流環境治理政策如都市水環境政策、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前瞻基礎建設等政策的回應中，本團隊也向河川治理單位提出了環境在地參與、社區共同管理水岸空間的建議等，俾使規劃、設計、維護等得到政府與在地全面的照料及關注思考，因此揭櫫了規劃的多元性。



▲ 團隊與社區的合影

舊在這裡玩！ 舊莊國小自然探索場設計



指導教授 | 黃舒楣 黃麗玲 陳良治

組員（秘密花園團隊） | 呂少艾 吳蘇庭 楊婷雅 陳威丞 陳亭羽 陳品如

◎ 編輯 呂少艾 / 陳威丞

基地簡介

本團隊的基地位置位於台北市南港區舊莊里內的舊莊國小，這座國小位於山林和都市的交界地帶，背依南港山系，同時緊鄰中研院及其周遭的都市聚落。

在此一地理條件下，舊莊國小的最大特色便是坐擁一大片後山，因此也是全臺北市國小校地面積最大的所在。不過大部分的時間，全校師生仍然是在室內校舍進行課程教學，少有機會進入後山從事不同活動，包含此次團隊主要的行動空間「秘密花園」。



▲ 基地位置示意

議題關懷

社會脈絡： 遊戲議題的浮現

近年來，「遊戲」的相關討論已然成為一熱門的公共討論話題，不少地方也出現了諸多兒童遊戲場改造案例，掀起了「遊戲革命」的浪潮。「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就是其中重要的行動組織代表。

究竟「好的遊戲」或「好玩的遊戲場」需具備何種內涵，才能讓兒童的「表意權」能在遊戲中也被實踐出來，而不是被既有僵化的安全規範所限，泯滅兒童遊戲的本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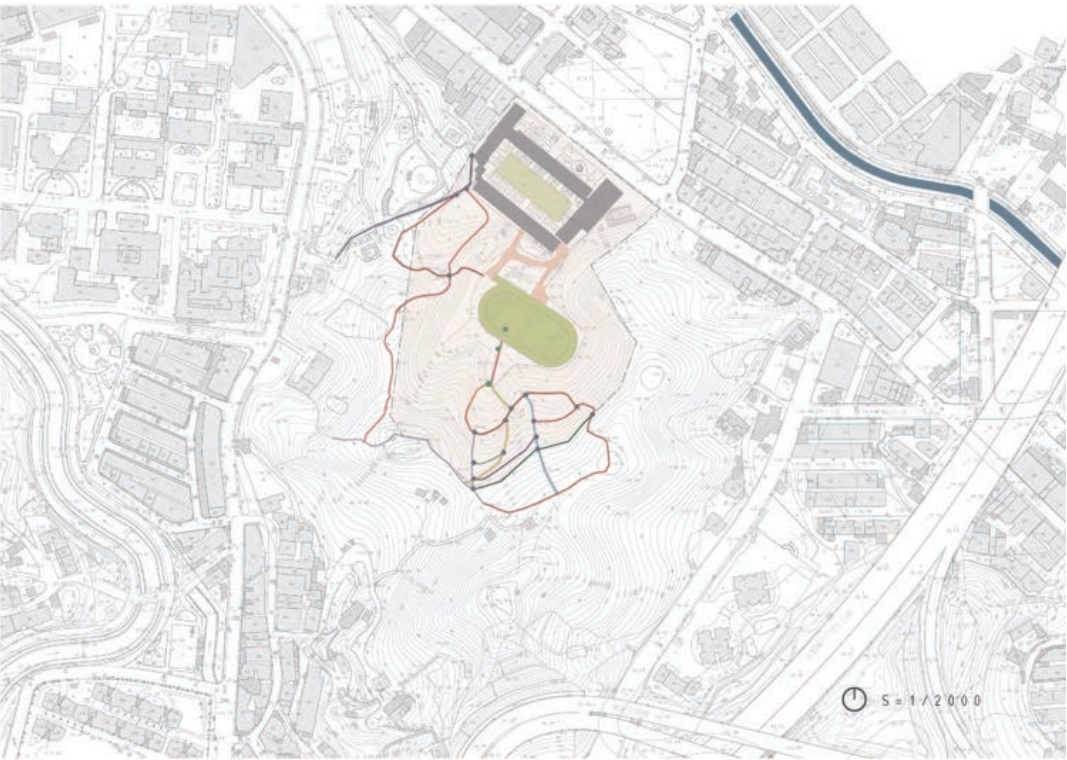
因此，如何在兒童對遊戲的真實需求與感受，以及大人對遊戲活動所進行的適度管理之間，確保基本安全的前提下，提出讓小孩子玩得盡興的空間方案，是本團隊行動所致力達成的目標。

基地脈絡： 共融式與自然探索遊戲場

除遊戲權的討論外，亦有兒童內部的異質性需要加以考量。事實上，「兒童」一詞所指涉的年齡區間非常廣泛，且除年齡差異外，孩童的身心靈發展情形也存在諸多相異之處。以舊莊國小為例，校內還包含附設幼兒園，全校學童的年齡區間因此橫跨 3-12 歲。

同時，考量舊莊國小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條件，在都市水泥的包圍下，本團隊也期許能為在都市成長的兒童找回自然的元素，讓兒童也能在遊戲中與自然建立連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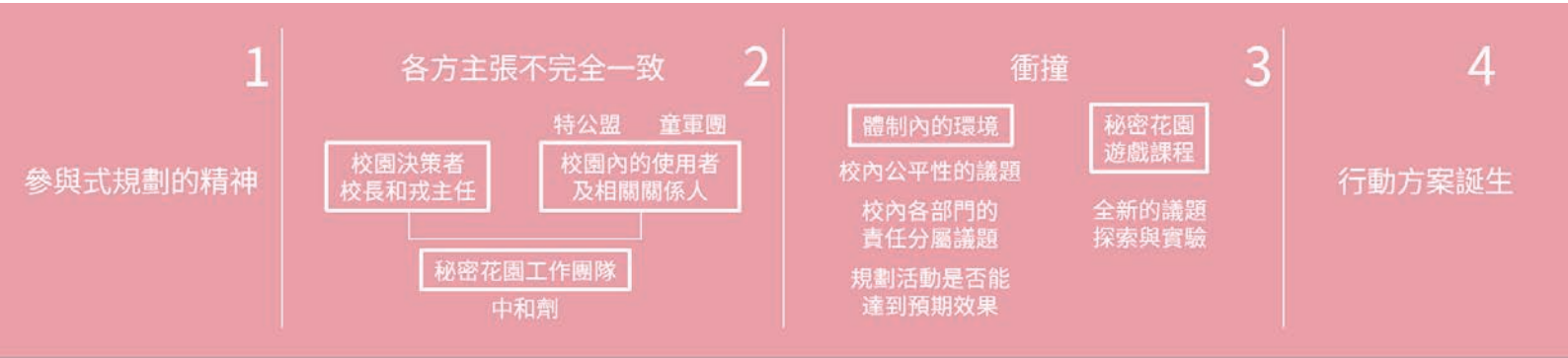
綜上，本團隊希望藉由舊莊國小的案例，一方面讓「自然」的元素重新加入兒童的遊戲之中，另一方面也考量兒童的異質性，嘗試提出本組的「共融式」方案。



小組行動

本團隊基於對校園內可利用空間所進行的盤點，選取剛整治完成的「秘密花園」空間作為行動空間。參與討論的除黃舒楣教授與本團隊外，另有校方及若干位家長參與其中。前後針對不同階段的行動計劃共展開了五次實體共構會及一次線上會議。

為積極落實參與式規劃精神，團隊構想空間方案的過程中，規劃了相應的活動以蒐集使用者的多面向資訊。透過本組與城鄉所同學協力與校方、家長舉辦的參與式規劃活動，包括：三月探索兵團的「探索三部曲」，旨在實驗性的探索，以觀察對象的實際反饋及與活動預測的落差來進行滾動式修正；四月幼兒園參與觀察與探索活動，旨在為前期活動參與的中大班學童設計探索活動；臺北市童軍團工程營的觀察分析，旨在契合五月課程目的，體驗利用鬆散素材搭建的設施；五月線上遊戲課程，旨在聆聽兒童的需求和回饋，透過實驗性的課程試做運行，摸索出一套能夠在未來持續轉化和改良的空間運作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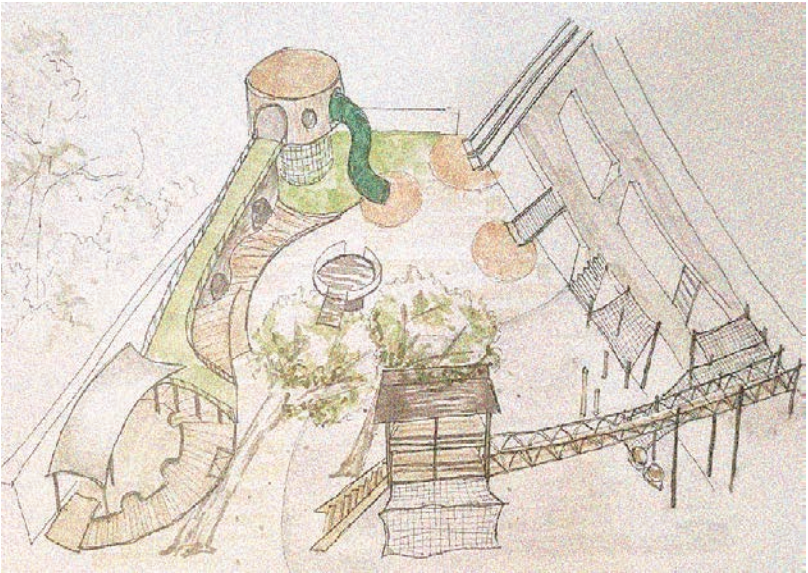
▲ 行動歷程圖

設計成果



▲ 設計方案平面圖

本組在最終的設計方案中，提供兩種不同的遊戲空間版本，一是較具實驗性質的「自然探索場」方案，另一則是結合共融式概念和自然探索的元素，針對秘密花園進行使用功能的分區。考量既有的共融式遊戲場設計原則，第二種版本設有無障礙設施，同時相應地調整鋪面材質，其他分區則設置不同難易度的遊戲設施，並保留相當的空白，讓兒童能藉由鬆散素材開創自己的遊戲玩法。



▲ 效果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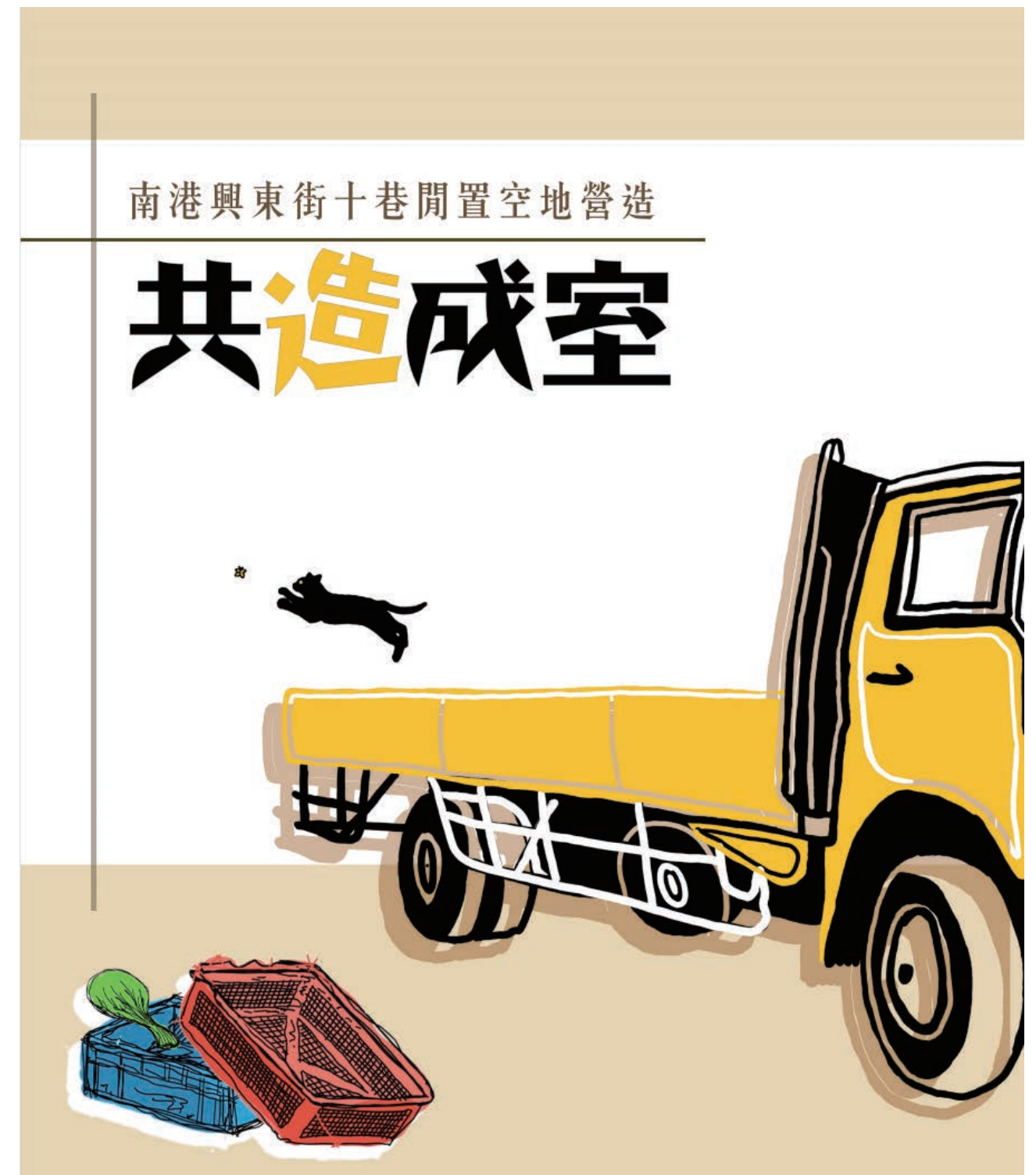
▲ 空間運作機制分析

回顧與反思

基於本團隊所累積的行動成果，並務實考量各方利害關係人的互動情形，本團隊認為秘密花園的空間方案，應當更為全面性地考量空間的軟、韌、硬體，在建立相應支持系統的狀況下，維繫秘密花園的物質運作，是在闡發兒童遊戲本質及兒童與自然連結意旨下永續地運作。

回顧本團隊的行動經歷，我們認為若要將「遊戲」帶入體制內的小學中，更具體課題會包含「時程長短」、「物質資源」及「人力資源」的考量。尤其是校園內複雜且多重的人與組織關係，需要多方經歷多次的細緻討論，才能使一件事情順利推動下去，這在校園中建置一座好的遊戲場案例中，則展現在遊戲場中軟、韌、硬體彼此之間環環相扣的狀態：任何活動形式或空間使用機制（軟體）的順利運行，不僅需要從使用者的角度出發思考遊戲設施（硬體）的設置，更為重要的是能夠支持、連結軟體與硬體運作的韌體，讓相對應的人力資源，協助一座好的遊戲場有機地改善與生成。

第五組



指導教授 | 陳良治 黃麗玲 黃舒楣

組員（共造成室團隊） | 白豐誠 姚之璇 曾柔慈 漳珏賢 盧致誼

基地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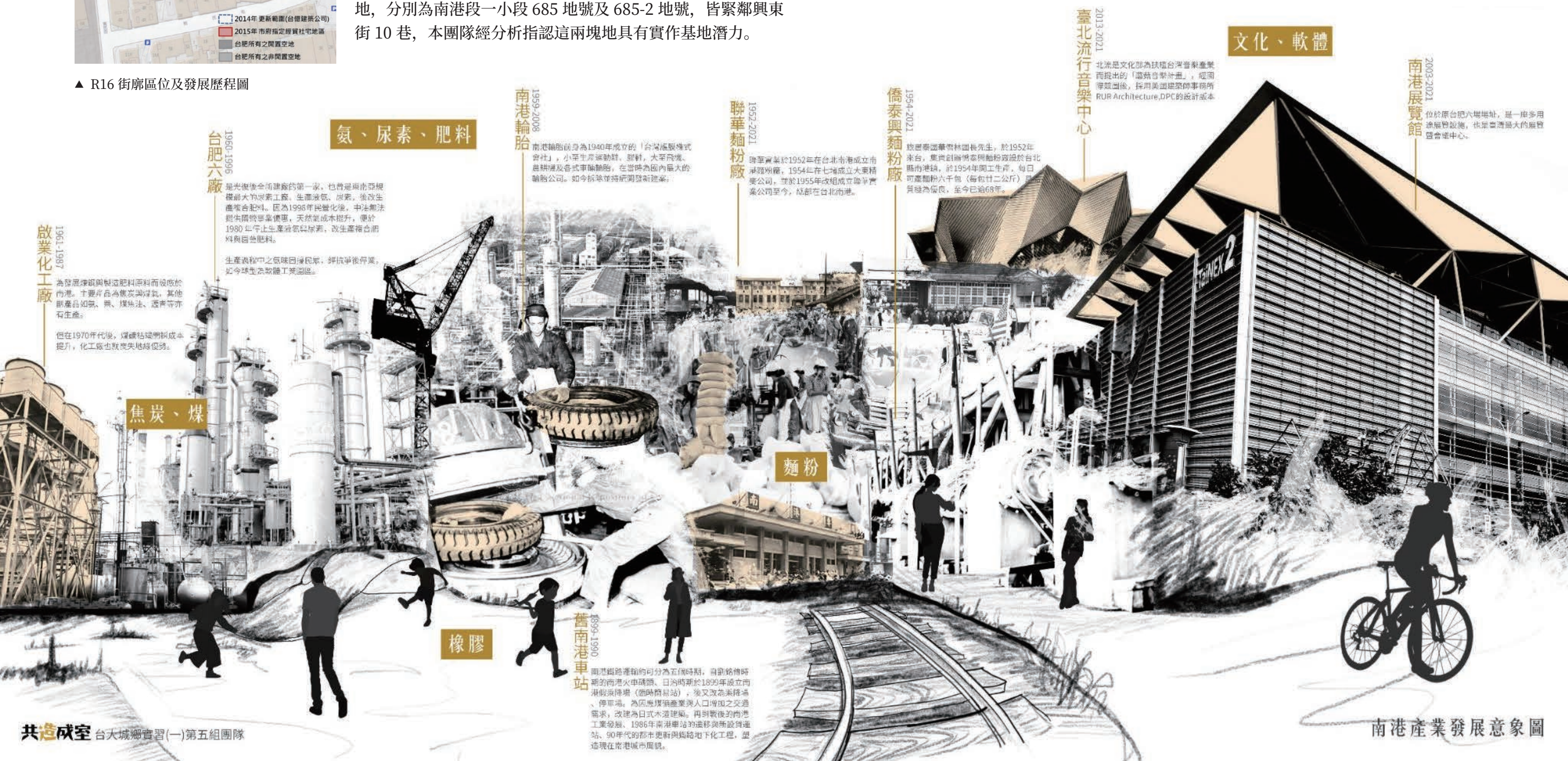


▲ R16 街廓區位及發展歷程圖

R16 街廓位處南港軟體園區員工前往南側飲食街區途中，為通勤人口及在地居民之交流過渡空間。未來基地內經貿社宅預計於 2024 年完工，興東街 10 巷將成為連通巷道。社宅將帶來新的人口及公共服務設施，亦可能增加對於在地居民生活、交通等各層面影響。目前盤點基地內有兩塊台肥所有之閒置空地，分別為南港段一小段 685 地號及 685-2 地號，皆緊鄰興東街 10 巷，本團隊經分析指認這兩塊地具有實作基地潛力。

議題關懷

本團隊的計畫是以台肥為主導的公共空間，一種由公 / 私狀態參半的核心將空間的公共性重新找回的公共空間模式。過去台肥曾是國營事業，並在 1999 年正式民營化。不過仍然是泛國營事業（農委會股份占 24.07%）。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說台肥的公共性仍然在轉型過程之中。



南港產業發展意象圖

小組行動



設計成果

▼ 設計草稿



不斷反覆與關係者
討論空間實際的設計方
案，確保空間品質與在
地使用與期望接合。

▼ Before&Af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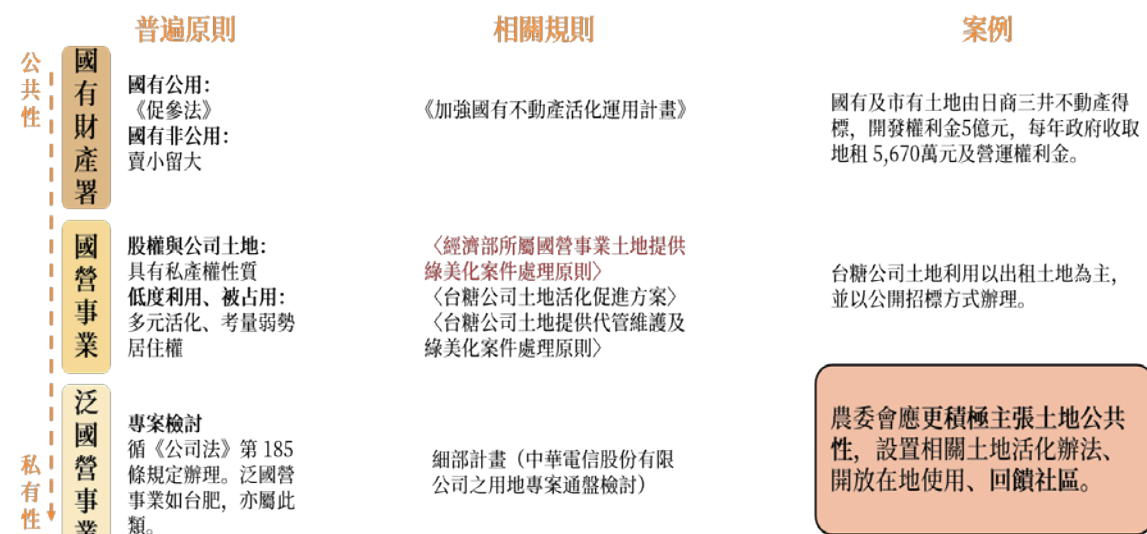
回顧與反思

制度改革：OPG 計畫反思—回歸立意

OPG核心精神：「綠生活」
關注地區脈絡與社會人文的作用，向外開放、鏈結社會，改
變傳統硬體改造及仰賴單一地緣社區參與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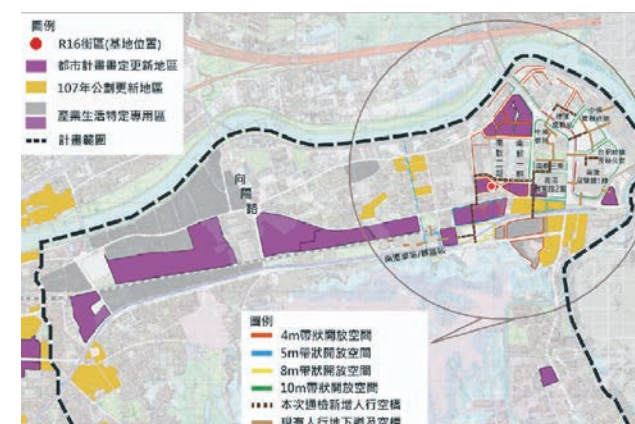


制度修正：泛國營事業土地使用策略—彰顯公共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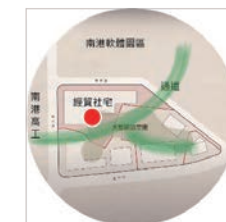


制度建議：南港細部計畫—回應新公共空間

新設都市更新地區、都市設計準則（基地退縮、立體連通）



經貿社宅與周邊整體規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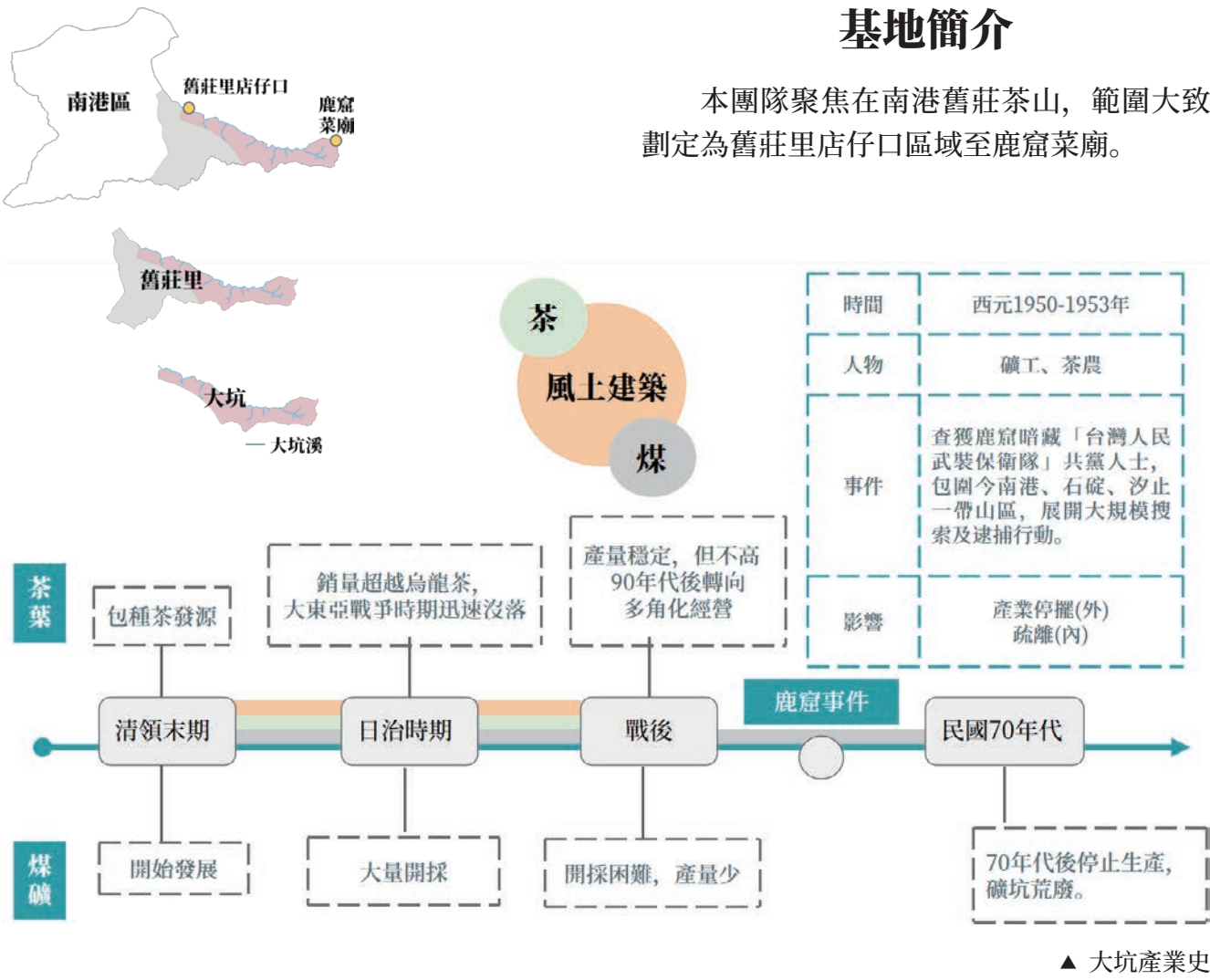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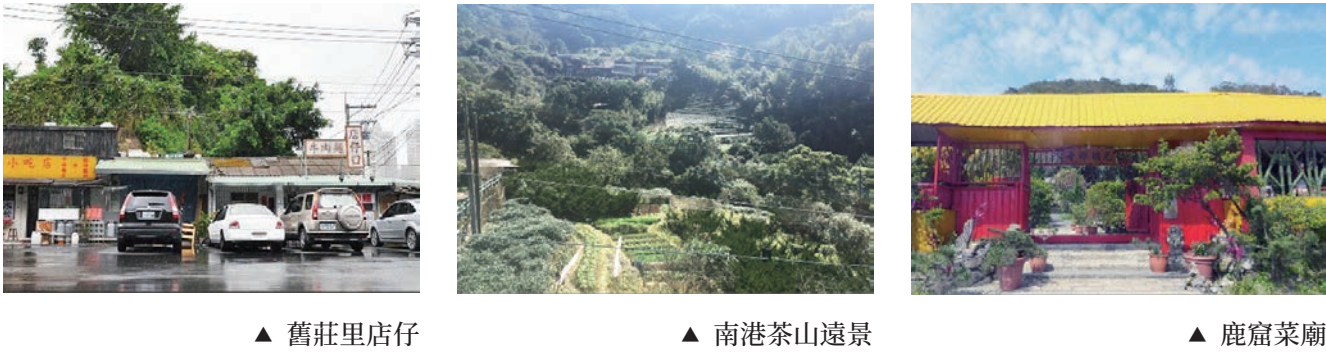
以「已更新完成」前提規劃，忽略
現有居民情感及生活空間，產生未
來公共空間與現有環境的斷層

創造過渡時期的公共空間，凝聚社
區情感，作為緩衝及銜接的橋樑



指導教授 | 陳良治 黃麗玲 黃舒楣
組員 (大坑小聚團隊) | 郭珮辰 許冠澤 邱士倫 陳品潔 丁一凡

◎ 編輯 姚之璇



議題關懷

- 本團隊所指認之議題主要有二：
1. 茶產業發展問題（人力短缺；多頭馬車行銷；茶山行銷未發揮其位置地理優勢；資源進入卻造成地方勢力爭奪、惡性競爭與分裂）
 2. 社區暨觀光發展問題（交通不便；服務核中繼點與公共設施缺乏；步道路線不連貫；茶產業想像單一化）

以南港育成高中為培力點		階段	準備(1月)	短期(2至5月)	中期(5至9月)	長期(9月之後)
		工作內容	洽談確認合作方式	介紹文化背景，實地走訪。	與高中生交換意見，討論發展構想。	自主規劃校內培力或社區營造方案。
		階段目標		了解大坑地區的文化背景。	發展提出問題、檢討及規劃的能力。	建立長期關心社區營造之培力系統。

回顧與反思

展覽

1. 茶山生活文化展覽
茶山歷史論述
凝聚社區意識
負責任旅遊概念
2. 余氏古厝展覽
古厝歷史介紹
媒介遊客與居民
示範點之功能

1. 茶山生活文化展覽
互動性不足
開幕活動舉辦
因疫情暫停
線上線下連結

小旅行

1. 提升居民社區參與
2. 建立社區互動模式
3. 另類茶山旅遊之想像

1. 宣傳客群未訂定
2. 宣傳時間太短
3. 雖提供小旅行模式，但活動後續延續性不足

高中生參與培力

1. 高中課程合作
2. 社區工作培力
3. 媒介各方團體

1. 原藉由小活動促成與茶山其他團體合作，但因疫情暫停
2. 改為線上方式討會，開會討論後續合作與網站架設

▲ 行動方案策略與建議 & 效果評估

建築從未現代過： 邱啟新老師談建築、 生態與社會

◎ 訪談整理 姚之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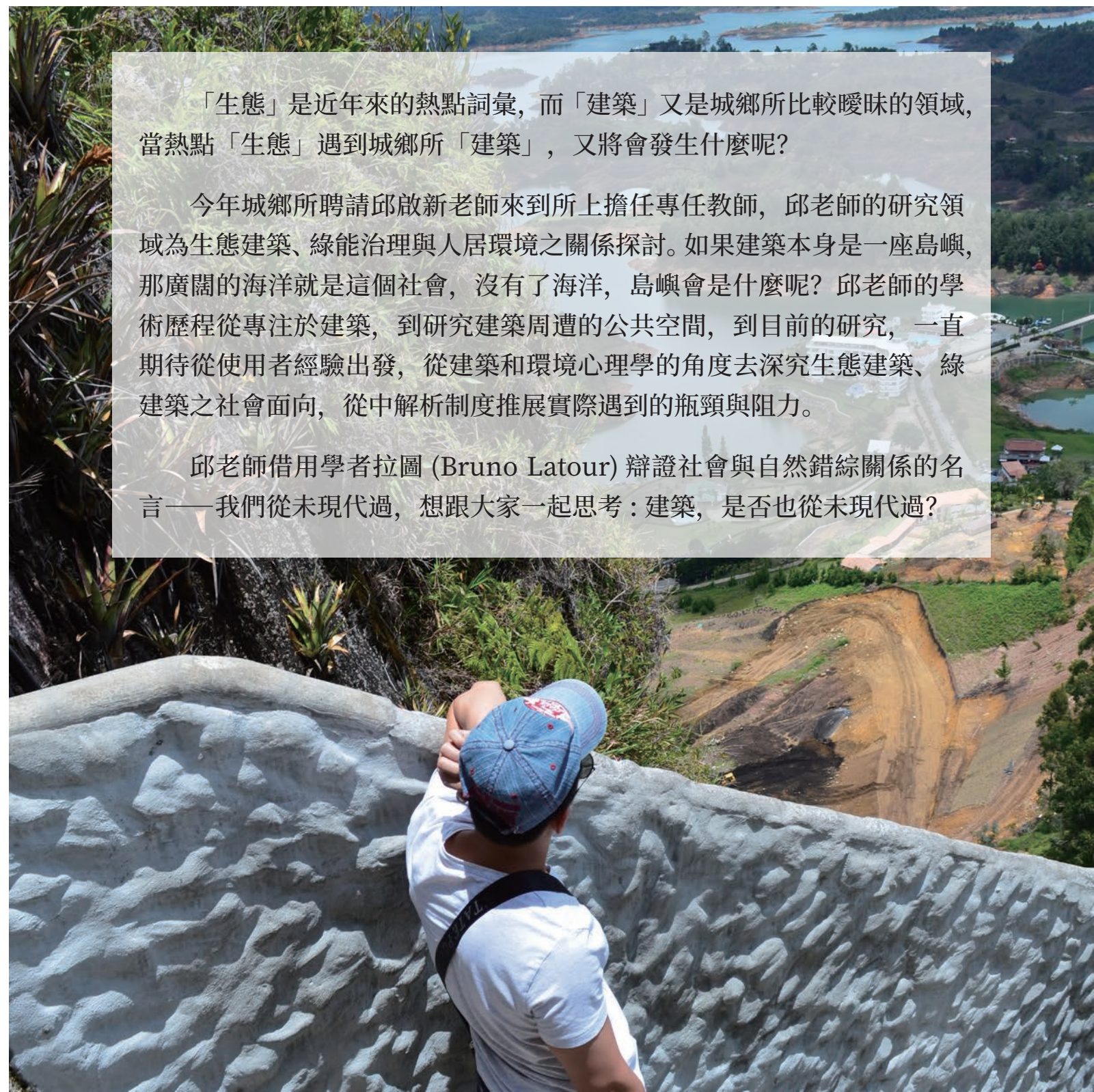
供圖 | 邱啟新

▼ 哥倫比亞梅德今 (Medellín) 巨石塔與下方景緻

「生態」是近年來的熱點詞彙，而「建築」又是城鄉所比較曖昧的領域，當熱點「生態」遇到城鄉所「建築」，又將會發生什麼呢？

今年城鄉所聘請邱啟新老師來到所上擔任專任教師，邱老師的研究領域為生態建築、綠能治理與人居環境之關係探討。如果建築本身是一座島嶼，那廣闊的海洋就是這個社會，沒有了海洋，島嶼會是什麼呢？邱老師的學術歷程從專注於建築，到研究建築周遭的公共空間，到目前的研究，一直期待從使用者經驗出發，從建築和環境心理學的角度去深究生態建築、綠建築之社會面向，從中解析制度推展實際遇到的瓶頸與阻力。

邱老師借用學者拉圖 (Bruno Latour) 辯證社會與自然錯綜關係的名言——我們從未現代過，想跟大家一起思考：建築，是否也從未現代過？



邱啟新老師小檔案

學歷：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 環境心理學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學士

現職：

國立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副教授

經歷：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副教授
輔仁大學 景觀設計學系
助理教授、副教授

邱老師好，很高興邀請邱老師接受我們的採訪。可以請老師先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嗎？

很高興能夠接受《城鄉通訊》的訪談，也藉這個機會告訴大家一些關於我的背景和研究相關的資訊。今年來所上專任之前是在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任教，在那之前在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待過比較長的時間，構成我專任教職的歷程。正式進學界前我也在建築及規劃業界工作過幾年。

我是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環境心理學博士，也是城鄉所的所友，成大建築系畢業，所以專業背景是建築和規劃領域，我任教科系也都是跟城鄉發展和規劃設計相關。今年是我專任教職滿十年，要進入下一個階段，剛好回到城鄉所，有一種既新且熟悉的感覺。

所網上對於老師專長的介紹是「生態建築、綠能治理與人居環境」，您可以更深入地說明嗎？

總體來說，我的研究大概分為兩個階段和領域。第一個階段做的公共空間研究，第二個階段目前主要在研究永續、生態城市、城市綠化和綠能治理議題。這兩個階段的過渡和橋接，源自實際田野工作的進展與發現，也就是高雄綠能導向違建治理的研究，我一直是從實際作研究的過程，發掘和探索彼此有承接性或整合機會的理論範型，進而找出更大的系統和分析問題的架構。我現在來分別說他們之間的脈絡關係，以及為什麼目前從事生態和綠能建築的研究。

在第一個階段我做公共空間各類型的研究，大家有機會可從《再造公共空間》一書瞭解我對臺灣公共空間的田野實證研究和理論性統整。在我學術生涯的初期，對街道和開放空間很感興趣，傳統建築學不太談這些場域，但是事實上很多權力、張力、抵抗或者挑戰，都是在建築以外的空間發生的。現代建築跟現代都市規劃一樣，都講究控制，並不重視這些公共空間的議題。但去關注這些議題，才會發城市的真實樣態。很多日常生活經驗、使用者經驗等，其實都在公共空間發生，所以我覺得要先理解公共空間，才能去翻新我們的建築論述，從而思考建築設計有何不足之處。

在研究過程中，我會好奇為什麼紐約蓋了很多運動設施和公園，很多人卻還是在廣場和街上滑板？為什麼臺灣有些人在街上擺攤？有些人在屋頂加蓋？這些在控制之外大量發生的事情，意味著公共空間中人與環境、權力和使用之間的張力和樣態需要整理和反思。

剛好在 1990 年代末到 2010 年前後，紐約一帶學院對於整個公共空間的研究匯聚成很強大的理論，可以說是東岸學派的批判城市理論。很多學者在做 public space 的研究和論述，議題包括 911 事件之後的反恐、城市新自由主義、保守派回歸的城市治理等等。這些理論慢慢成為了一種顯學，像是城市收復主義、仕紳化、城市權和公共空間的挑戰等。當時我就發覺，我要談的亞洲公共空間議題，需要接軌和對話這個大理論架構，但我可以發展比較扎根的研究，並且提出我的疑問。

當時，我對身體空間（embodied space）與公共空間都很感興趣，所以選擇了臺灣的夜市作為研究議題。我回來做田野之後，陸陸續續發覺，臺灣都市發展過程與許多理論之間存在不少細節差異。像夜市擺攤現象，在理論中常被歸為所謂的非正式性，或會被認為是使用者挑戰公共空間規劃的戰術。但在臺灣的田調訪談顯示，這種二元對立並不明顯。大部分的亞洲城市中，正式與非正式、發展與現代、規劃與使用間有很多流動性。

在這樣的田野過程當中，我開始融合後結構論的分析——即強調都市與空間的流動性——漸漸發展進入第二階段的研究。我現在在做的就是試圖去打破建築裡長期存在的二元論。所謂二元論，是說現代建築對於人造與自然，有一種二元的想像。建築被認為是人造的，而地景、開放空間或者非都市土地則是自然的。在規劃上也常遵循這樣的二元論。可我發覺其實應該先辯證所謂的二元論，然後再去慢慢思考建築或設計的本質，從而發展新的可能。在這個基礎上我就想，建築是否必然是去自然的？

做完夜市攤販的研究之後，我發現要談都市的非正式性，就不能不談違章建築。在臺灣能看見非常多違建，但是學術研究幾乎都是在討論正式的建築。為什麼有這麼多不正式、不受規範的建築？我想這是需要研究的。

一方面，我從前一個階段公共空間的研究中發現，本土違建文化有一大部分與公共性模糊有關，真正連結市民生活的公共空間多是被妥協、建構出來的，包含騎樓、住宅屋頂和很多城市角落；另一方面，許多違建其實是透過自營手法在適應、運用或轉化自然環境，包括日照與風雨。

反觀當前政策或產學界討論的永續建築或綠建築，乍看非常科技和技術導向，其實仍局限在視建築和自然為二元化的領域中，缺乏從人本、使用者中心的角度去思考人如何經驗和對話非人物或生態。但回顧整個城市發展史或建築史，即便是現代主義大師，他們的設計都是從大自然取經，像萊特的落水山莊、柯比意的杜瑞修道院，他們的建築對自然抱有很大的敬意。路易·康也說過：「沒有光線就沒有空間。」像是 garden city、radiant city 這些理想城市模型和典範，也都是在整理人與自然關係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

曾幾何時，我們談城市的綠化和永續發展，卻忘了人與自然的關係。當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工業革命的發展帶動資本主義現代化，主導了東西方對於空間專業的論述和實務。所以我覺得應該從行為導向角度出發，著重建築計畫和扎根於日常生活經驗的觀點，來理解所謂的綠能、生態與建築之間的關係。

我的研究及後續開課，其中所談的

綠建築與生態建築，可能跟其他相關領域的老師的切入點不太一樣。我會從人本、行為和使用者經驗出發，期待去瞭解什麼是適合臺灣的綠建築、低碳住宅或城市綠化。我們或許無法在短期內像中新天津生態城那樣建立宏偉生態特區，或像新加坡那樣大規模立體綠化城市（畢竟那是需要在比較權力集中的環境治理下才能達成的成果），但臺灣能做的生態城市或綠建築，以再生能源為例，太陽光電較為社會所接受就是從治理地方違建開始的。所以我希望能從這個角度去看在地版本的、比較務實的低碳、生態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再接回關於城市公共性的討論。透過環境心理學和建築學的視域，整合起來去理解制度發展過程中的成效與阻礙。這不僅可以解釋、回應臺灣的問題，甚至包括英美國家在推動減碳住宅、綠屋頂過程中遇到的很多瓶頸和阻力，也可以藉由建築計畫或環境心理的研究去回應。

Q 提到違章，有些人會在騎樓這樣的公共空間中放一些盆栽，相當於阻隔了通道，這種算是所謂的違章嗎？

A 這不算是，但騎樓是私有供公眾通行的空間，屋主雖有使用權，但應維持開放。這也驗證了前面提到的「亞洲城市的公私界限不那麼明確」。如果對方能有一些回饋，比如綠化，我們就可以包容別人在公共空間適度的領域化。我研究中有些屋頂加蓋住戶，會回饋一些公共設備服務，譬如幫社區清洗水塔等，以致慢慢形成一種默契，進而成為一種都市常態。我們的公共性常常是妥協、或說通過社會意願溝通出來的，而非現代性要求的黑白分明公私領域。但像美

國就會認為公私空間需要很明確的界定：住宅前的庭院他人不能佔用、侵犯；相對地，草坪花園屋主就要維護，不維護就會被開罰單。

在不同的文明中，所謂公共與私人的想法就不一樣。騎樓有時很難行走，但是總有自然形成的動線。我們需要仔細觀察這些現象，再去檢視都市設計，從人的行為和文化上去思考因地制宜的都市步行系統。這也就是設計的思考與設計準則的意義。

Q 所以設計準則不是一套制式的規範，而是符合使用者的需求的軟性規範？

A 對，它可能是一種規範，也會是一種引導的綱領，它讓做設計的人有一個方向，也讓使用者的需求可以滿足，會是雙向的、一體兩面的。當它比較符合設計者的期待，又接近使用者的需求，也會產生一種公共利益。比方說一個長時間被佔用的騎樓不會是一個好的設計，一個常常被佔據擺攤、辦活動的廣場、停車場或公園也不會是一個好的公共空間。一般來說，交集了大家的共識或公共利益，才會是一個比較好的設計。

Q 老師剛才提到很多次「生態」這個詞彙，老師對此有什麼樣的理解？

A 不論是臺灣、中國大陸還是亞洲，其實「生態」可以有不同的定義和期待。生態(ecology)狹義的解釋是自然生態，進一步解釋生態包含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所以談生態，不能不談社會、文化、人文脈絡。自然環境如果要真正發展成

為有韌性的、永續的，就要從民眾意願、社會期待和務實的生活需求去討論。

生態可以說是被創造和營造的，也可以說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的居住環境，我們就生活在生態裡。日常生活中，我們開窗採光、通風，會覺得室內需要一點綠意想要種個盆栽什麼的，都可以說是在透過自發創造的生態和既定生態互動。所以生態要從扎根性和交互論的角度去看。環境心理學又有一個名稱是生態心理學，意指整個世界就是一個生態。人與環境，人的各種行為動態，其實都是在多尺度生態交互影響下發生的，故這個「生態」不單是受居室面積、建築高度，或室內外部舒適健康因子影響，它是包含社會關係、政治權力關係等交織成的場域，包括抽象的環境構成。要瞭解生態，就必須要把 ecology 擴大來看，不能狹義的想像成土壤或動植物構成的「自然」環境，因為這樣又會落入二元論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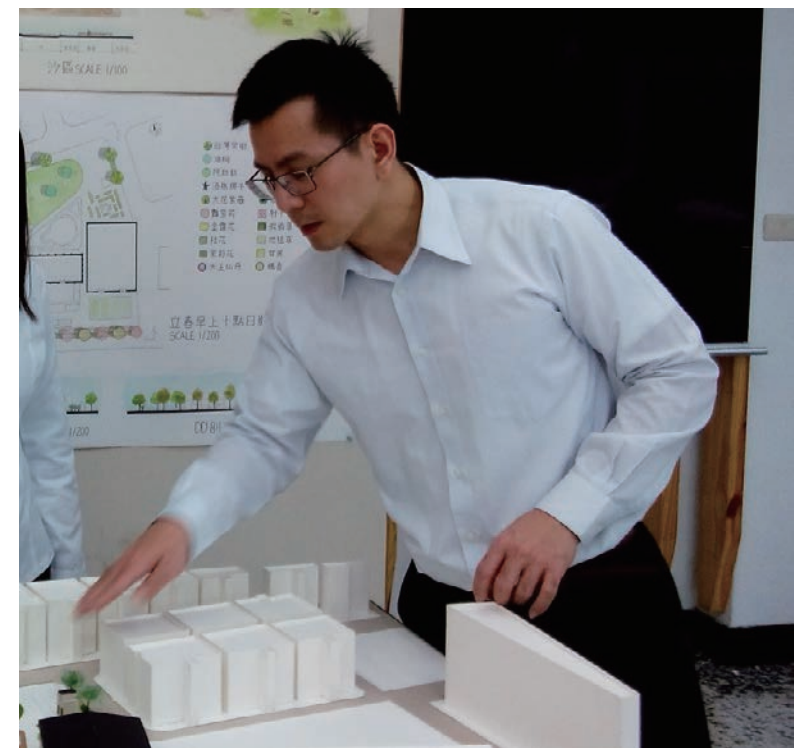
Q 邱老師這學期將會帶「環境規劃設計實習一」和「建築計畫與設計準則」這兩門課，老師會把剛剛說到的「生態」的理念帶進課堂嗎？

A 會，我也很期待跟同學一起研究「生態」，無論是比較實體的自然環境，還是剛剛提到的比較抽象的「生態」。比方說他們接下來可能要操作的題目，有兩個階段，第一個是包括工綜館的統整，因應未來的搬遷，還有下一階段要做的 co-housing，其實這些不管是從案例還是從設計上說，都會接觸基地的自然與社會生態，或者較狹義的環保綠化議題，我相信學生也已經準備有要探討這個議題，我在教學指導上都會有這個面向。

Q 實習課的議題似乎更多會被歸為社區營造、在地創生？

A 規劃實習課一直在訓練地方與場所的營造，只是近年來很多地方產業的蕭條或轉型，加上農村人口外移，這個議題被放進創生的解釋，因為地方好像需要找到一個出口去活化，而這個時候很大一部分是從產業、產品、特產下手，於是 place-making 的概念近年來被做窄，但其實也做大了，有時學生的作業會受到片斷思考與不完全資訊的影響。

但是從更廣義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地方本來就是一個需要被營造、建構、有機形成的概念，地方即便是繁榮活絡的，它也需要被持續營造，而不只是在挽救一些老化或衰退的地方，否則很多時候解決方法或策略會流於罐頭式或樣板的方案。



▲ 教學指導中 供圖 | 邱啟新

Q 老師覺得實習課的意義和價值是什麼？

A 以我上次來期末評圖的經驗來說，同學們都非常深入田野蹲點成果，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城鄉所的環境規劃實習課在取向和性質上，比較接近社區規劃 (community planning)，這個「社區」不見得真的是一個鄰里空間，也可能是居住或工作在這裡的人，或是有共同生活經驗的人。我們的訓練很強調先從瞭解這群人和相關生活經驗開始，再去構思一個規劃。這就有點像我之前提到的，從使用者角度去思考科技和能源等議題。從規劃理論來講，主要就是所謂的協作式規劃或參與式規劃，城鄉所對這一部分的訓練比重是很高的。

其他規劃設計系所也有類似實習的課程，有一些會跳過這種蹲點的、田野的、參與式的操作，因為覺得它會複雜化規劃設計教學，有時候會牽扯到一些地方利益或互動，所以系所傾向回歸傳統程序規劃的訓練。城鄉所的師生則都很有熱忱與耐心去發展這部分；多數同學大概這輩子只有這一兩年才有機會接觸這麼多的居民和使用者，然後才去思考規劃。但這樣的訓練和思考，對一個規劃、建築或景觀人才長期的養成是很有幫助的，因為這樣可以深化你的規劃、提案能力和提升設計品質，未來同學們到業界去，從業的節奏不會允許太多這些過程。

所以對於規劃實習課成果，我會從學生心理成長的角度來評價，而不是通過最後做出來報告書的頁數多少來衡量。空間專業等科系畢業的同學多數已經有過理性規劃設計的訓練，但是城鄉所的規劃教學，在這個階段做的是比較上層的訓練，是在拉高、擴大個人思考

分析的格局。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規劃課綱的時候，很強調 teamwork。

Q 提到 teamwork，城鄉所意在培養專業通才，實習課上會根據學生的專業背景分組，目的是為相互學習，但實際操作中仍有落入專業分工窠臼的疑慮。老師怎麼看這個問題？

A 我覺得這要分為在學習和交作業兩個角度來看。

城鄉所與其他規劃系所不同的是，我們同學的異質性幾乎是最多元的，所以在這裡會遇到跟自己背景很不一樣的人，並且要一起去操作這門實習課。包括我自己那個時候，剛開始都會有很大的衝擊和一段適應期，我覺得每個人要很開放、謙虛的去學習其他同學知道的事情，因為只有在這個階段，會碰到這麼多跟你背景不同的人，以後去工作，碰到的很多都是相似背景的。在這個階段學到的很多東西，會打開擴展你的視野。比方說我碩士班時期來到城鄉所，才知道有地政系、景觀系，我記得我們做的第一個設計，是台大收回舟山路的校園規劃設計，我發現地政系有一組其實也是在學規劃的，那個同學就告訴我怎麼去計算道路的流量；我看景觀系畢業同學畫的圖，知道怎麼通過鋪面和植栽設計來讓車輛減速，這些問題建築系學設計時沒有時間去研究，可是當時我覺得我學會這些事情之後，可以把它們加入建築設計裡，也許最後我還是不清楚交通的模型，對於植物的學名不是很熟悉，但是我發現都市設計的內涵是共通的。我們分組打散專業，為的是擴大同學對於景觀、建築或規劃的認識，增加深度和厚度，未來繼續從事學術研究

劃和設計都是要實作才能促進思考。所以多買一些草圖紙、鉛筆，放在桌上，構想發展初期減少對電腦、筆電的依賴。

關於論文的部分，要找到題目、研究方法，要評估自己能不能找到足夠的解決方法去支持自己有興趣的議題。同學在想論文的時候常會有很宏大的論述和想法，可是研究是有方法和流程的，強調你有沒有資料去佐證想法，也是後續口委和指導教授需要看到的，大概一至兩年做完研究和寫作，過程中都最好密切的跟指導老師討論。現在因為疫情，我們很多依靠實質場域的田野調查可能會受到影響，就可能就要評估討論的議題，在現在的狀況之下有沒有辦法完成。我覺得寫作和讀書是要一起進行，思想才會慢慢聚焦，還有學問就是想學就要問，要多發問。

或去業界的時候，會有比較全面且宏觀的視野。

在學習的部分這樣是好的，但是在做作業的時候，就會產生你剛剛說的，常會分到你熟悉的東西。但事實上你還是可以去瞭解你不熟悉的東西，這兩者不見得是衝突的，翻看看別人寫的部分，你就會發現，雖然在做自己熟悉的東西，可是現在包含了一些交通分析、景觀調查等其他介面要整合銜接這就比過往在做自己作業的時候考慮到更多不一樣的東西。以這樣的態度來說，就不會去覺得我好像還是在接受同樣的訓練。

Q 老師對城鄉所同學有什麼期待和囑咐嗎？

A 對於城鄉所同學來說，最占時間的就是實習課和論文了。

關於規劃實習課，大家可以把自己當成一塊海綿，先抱著一顆謙虛的心去學習，到最後收益的會是自己。大概很多建築、都計系的人在城鄉所會接觸到一些新東西，長期來說對他的專業生涯的影響其實都會發酵出來，會做出比較不一樣的規劃。非空間專業科系的同學在好好修實習課的同時，可以快速瞭解你是否適合投入在空間規劃領域。規劃實習課是一個很好的舞台，也像一個戰鬥營，讓你可以短期評估自己適不適合，現在會遇到的酸甜苦辣，最後都會變成有用的經驗，有成就感也會有挫敗感，這都是很正常的。

在實習課的操作中我會期待同學多徒手畫圖，這是對我們思考很有幫助的方式，不要怕做模型，動手畫，因為規

◎ 訪談整理

曾柔慈

書緯老師在 2018~2019 年曾任教於城鄉所，開設與高中、社區合作的高階實習課程，指導同學進入田野進行參與式規劃，以遊戲的方式讓學校周邊的議題成為教案。他現任教於臺大創新設計學院 (D-School)，除了教授社會設計相關的課程外，近年也在研究啤酒產業。這學期書緯老師在 D-School 開設了食物設計與社會創新、社會設計的基本形式、循環城事專題、設計思考入門這四門課。

專訪黃書緯：學習不「社」限



▲ 啤酒與它的產地 供圖 | 黃書緯

Q 可以請老師介紹一下創新設計學院和其他系所不一樣的地方嗎？

A 我們這邊的課程偏向實作、議題性質。學院目前有三位專任老師，蔡文傑老師以資訊的人機互動為主；陳懷萱老師偏向戲劇人類學、田野場域合作；而我開設的是社會設計相關的課程。除了我們三個老師之外，其他是台大或是校外的老師也會在學院開設特定的課程。像蔡佳芬老師會開跟音樂相關課程，蒐集民間音樂、嘗試創作傳統音樂；張聖琳老師開的是設計生活實境體驗。議題相當多元和不同。

我們這邊不像其他系所有必修課，大多都是對全校開放的議題性課程，所以來的學生背景很多元。當同學來源不同時，很難去預設他們有什麼樣的先備知識，所以在課程設計上比較偏向專案一點，大家一起做某件事情。引導學生在做的過程中或做完之後去反省，是我們主要的目標。

在學院裡還有一些偏向由學生團隊主導的課程。修過基本課程的同學以教練的身分去設計一門新課程。這種由學生團隊設計的課程在其他學院是比較少見的。這也是創新設計學院課程結構和其他系所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Q 創新設計學院推動學士學位學程的進展如何呢？

A 本次 110-1 學年度是第零屆，我們在學位學程設計上，更多偏向同學自己去設計他比較想要開展的領域，比方說社會系的課程可能侷限在傳統社會學的領域中，但有可能他想做的事情跨不同

的系所，所以我們歡迎同學來這邊修不同領域的課程。很多系所討厭被當跳板，但我們反而會鼓勵同學來這邊看他要「跳」去什麼系所，我們想辦法幫他解決，唐讓他修到想修的課，等於是幫同學打開很多課程的限制。

在創新設計學院還是會有一些基本的課程，提供你探索自己的議題上可能會需要的基礎能力，也就是「工具」。好比說設計思考、系統思考，對於你在理解議題非常重要，所以我們會開設田野工作坊、社會設計、移地工作坊等專案性質的課程。我們對同學成長的想像是這樣的：第一年你什麼都不知道，所以我帶著你做某些事情，第二年的時候你大概知道做事情的方式是什麼，那我們就一起做一件事情，第三年你可能就要去一個我不認識的地方，換成你來帶著我做事情。這是我們會希望看到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轉變。從我帶著你做，到我們一起做，再到你帶著我做，所以我們的要求的必修課其實不多。

Q 創新設計學院的定位是什麼？

A 各大學都想嘗試去做不一樣的跨領域教學，而每間學校都會依照自己的資源和位置去思考跨領域如何可能。我們這裡希望學習可以是跨不同學科、學校和業界之間、學校和所在的社區、政府之間，盡量讓同學面對真實問題，從尋找解決方案的過程裡去反省我們現有知識、現有學習方式的不足，然後去修改它。

有時會遇到的是某個學校的制度或整個大學法的規定，使教學單位有既定的結構存在，所以會需要先從成立一個

教學單位開始。以台大為例，創新設計學院會放在水源校區，很大一部分原因和創業有關。水源校區的規劃本來就是一個創意創業園區，所以也希望可以和業界有比較多的合作。每間學校組織結構與狀況的不同，對於外界來說不會有一個一體適用的標準去看待每個學校的跨領域教學應該怎麼做。

Q 從學院到帶領課程上在創新設計學院遇到過什麼困難嗎？

A 從教學上的困難來說，對全校開放也意味著並無法掌握來修課同學的背景。對於老師來說，每個禮拜都需要調整課程的進行方式，思考這樣適合不適合？因為每一屆同學進來的組成狀況都不一樣，沒有保證有一定穩定數量學生，在這樣的狀況下要去保有課程想要傳達的東西是一個挑戰。進來修課的學生能不能夠理解你要傳達的東西也是一件要顧慮的事情，每當發現這樣狀況不行，就要去進行調整，每次調整時都必須去想我有多少資源可以去做這件事情，例如開辦工作坊和助教人力是否能夠搭配上。

另一個困難是，因為沒有自己的學生，每個學生進來之後並不知道他之後會去哪。這產生的挑戰是我作為授課者，要教的東西是有用嗎？重要嗎？除非學生主動和你聯繫，否則很難知道學生之後的狀況如何。在創新設計學院不會看一個學生從大一到大學畢業，這有時會讓教學者在心情上覺得自己跟學生之間只有現在，沒有過去、未來。有時我甚至不知道每次課程所累積的經驗能否應對下一屆來上課的同學，所以每次上課的課程紀錄、與同學期末一起檢討課程就變

得很重要，那會是我們調整課程的基礎。

當然，就組織上來看不可能一直帶別人的選修課，所以我們過去這兩年花了很多時間討論學位學程，希望變得更制度化一點，這樣對老師來說，可以更清楚收到教學上的反饋。對同學來說，最大的困難其實是上課方式，這邊的上課方式跟學生原本系所裡的上課方式完全不一樣，有個修課同學就曾分享說這門課是他大學四年來說話最多的一門課，他第一次發現自己也蠻會講話的。

Q 社會設計對書緯老師來說是什麼？

A 社會設計導論的出現和社科院合作的社會設計跨領域專長有關。大家這幾年在談社會設計的時候，第一個直覺這跟社會學相關、跟設計有關，他們因此希望把這個東西結合在一起。那個時候社科院就請了吳嘉苓老師來統籌整個領域專長認證的課程。過去社會學有一套做社會學研究的方式，做設計有一套自己的設計方法，而我們希望，在面對同樣的社會問題，可以用不同方式去解決。

在創新設計學院，我們會希望同學間能夠熟悉彼此，交流各自在做的事情。你可能不會成為設計師，但是你要知道設計師怎麼做事情、想問題，你可能不會成為社會學家，但是你要知道為什麼社會學家對某些價值這麼堅持。我在嘗試把設計方法和研究方法做一個結合，滿足同學的學習。例如：參與式規劃，重點不是方法是什麼，而是在方法之外，它想要去解決的事情。且隨著新的技術出現，新的問題也會出現。例如過去的參與式規劃過程不用去想線上社群，多將線上社群和現下社群分開，可是在疫

情之下必須將這兩者接在一起，而接在一起的過程中會產生新的合作方式。

在課程中，我們會從最基本的生活、物件、環境的議題裡尋找並解決問題，而這些領域事實上環環相扣，同學需要知道不同領域之間其實有共同語言可以連在一起。我們整個課會提供的其實是一套基本的學習方式，因為不可能窮究告訴你所有的設計方法、社會議題，所以我只是告訴你的是一個基本的邏輯，好讓你在接下來遇到新的問題的時候可以去反思它是處在什麼樣的位置，進而引發一連串的改變。

社會設計沒有一個標準答案，大家都知道它是什麼但又不確定它是什麼，我們嘗試在做的過程裡定義它為什麼重要。社會設計的方法不會是我們這堂課的主要教學目標，畢竟我們不是一個科系，我們的角色只是學習的中間層，每個同學進來這裡都有不同的想像。我在想，如果今天它變成一個結構完整的系所，會長什麼樣？今天我們以開放的方式讓大家參與，又會是什麼樣？這背後有著更多的挑戰和困難。

Q 老師在城鄉所任教時，跟所上同學互動的感受如何？

A 我 2018 年秋季到 2019 年待在城鄉所，一整年開了三門課程，第一年開課來了比較多碩四的學生，當時談的是以災難為主題的遊戲設計。下學期開腳踏車相關的課程，來了比較多碩二的學生。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城鄉所丁組的同學，他們的背景大不相同，大家可能對空間的議題有興趣，但是大家在談空間的方式又都不一樣。我覺得城鄉所提供了一個很開放的空間讓同學去做各種「和空間有關的」題目。同學進來之後會長成什麼樣子，城鄉所的老師並沒有給予太大的限制，所以同學有各式各樣探索的可能。

有時候我會覺得在城鄉所像是同學的 GAP YEAR，即使大學不是空間專業也可以報考城鄉所，並發展出一些好像和自己有關，但我又說不出來它和我現在的工作有什麼關係的事情。在這樣的狀態下發展，同學也有可能就此跨到了不同的領域。

城鄉所過去的狀態，就很像臺灣現在很多跨領域學院現在的狀態。我們都希望發展出一寫不同的教學方式，但大部分時候仍處在摸索的過程中。我覺得從過去老夏的時期，城鄉所的老師都很願意面對做出新的嘗試，真的很佩服在老師不算多、學生很多的狀況下，城鄉所老師所必須面對的跨領域教學挑戰。



▲ 供圖 | 陳德君

陳德君 | 紮根社區，起步萬華不斷再出發

德君 2002 年畢業於城鄉所，從一開始的社區營造空間面向的改造，到重塑專業者責任，再到現在的社區小學，持續在萬華紮根。

◎ 訪談整理 呂少艾

Q 請談談妳從日文系轉到城鄉所，以及進入社區工作的歷程吧。

A 我大學是台大日文系的，但在唸日文系的時候，就沒有要以此為我的生涯職業，日文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個工具。我覺得環境、生活空間相關的議題很有趣，不僅是覺得生活品質很重要，因為我也蠻喜歡設計的。於是我同時報考了東海建築和台大城鄉所。當初對於研究所會教的內容其實是不瞭解的，純粹就是喜歡環境設計。後來兩個所得考試我都通過了，因為我是台北人，所以最終我就近選擇了城鄉所。

進了城鄉所以後我很快就發現，所內沒有老師直接教授設計相關的課程，更多的設計技能是透過實習課，讓同學們互相學習。經過了兩年，我稍微失去了方向感，大概有半年的時間不太知道怎麼辦，因為我覺得做設計應該需要更多的專業工具，譬如 AutoCAD、表現法等。

但一方面我還是要完成學業，二方面是我覺得城鄉所一定會有給我其他的幫助，後來的判斷是城鄉所的特質就是跨領域。當時我跟著夏鑄九老師參與了社區運動，最後論文也就定下來寫社區認同方向。我實習課所接觸的社區也是萬華，蹲點的地方在大理街，那段時間在那邊培養了很多感情。

畢業之後我只有短暫地在台南科學園區的公關公司工作過一段時間，但因為理念不一致，我很快就從這家公司離職了。剛好台北開始推社區規劃師的制度，所以我就加入了，與社區合作，通過寫案子爭取政府經費來做社區的事情。

Q 妳加入社區的契機是什麼？怎麼能在萬華這麼久？

A 在還沒入學的時候，有一位學姐叫戴伯芬，她是大理街的居民，那時候她找老師說，可以在暑假就讓學弟學妹提前進入，開始做實習課課題。因為萬華離我家中正區很近，所以我去參加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基地離我家這麼近，但我卻一點都不瞭解它。

剛好實習課有開關於萬華大理街的課題，那時因為有實際的都市計畫正在執行中，所以大家的競爭非常激烈，因為暑期有提前在田野中參與的經驗，所以實習課的議題就繼續專注在萬華。

在我進入社區後發現萬華並不像中正區以公職人員居多，在這邊真的能看到三百六十五行。在這裡能讓我發現很多不同的好玩的事情，除此之外，對我來講還有可貴的精神面，例如他們很珍惜東西，有傳承的精神，對於他們從前在鄉下長大的童年經驗，會繼續帶在身上，這對我來說還蠻珍貴的。

工作之後就一直都在萬華。當然中間也做過一些別的委託案，就是用萬華的經驗去做其他地方。譬如說台灣的最北角石門，還有新北市政府也曾經委託過，都是借助在萬華的經驗。

Q 可以分享一下妳在萬華所做的社區營造的經驗嗎？

A 在台北市政府推行的社區規劃師制度下，我最初的工作大都與地區環境改造相關，也就是從硬體空間切入。例如街角的改造，把本來閒置的空間改成一

個糖廊的生活館，讓社區可以開會用。我工作生涯中的前五到十年都主要在做空間改造。

後來社區大學邀請我去開課，他們看重的是我們在社區裡和居民一起做事的工作方法。共事過程中大家可以互相學習，帶動更多的可能性。「學習」，這與社造的目的不太一樣。像之後接到的活動設計委託案，會比較偏向於讓人們有興趣的，短期內的參與活動。就像一個很小的種子種下去，以後便有可能開花。

現在我希望聚焦在學習上，讓人學和讓人高興是不一樣的，類似於公民參與。但參與是需要很多方法和步驟的，我希望能夠讓專業工作者可以學到如何讓一群散沙可以聚集在一起做事情的方法。例如抗爭的時候至少知道在抗爭什麼要爭取什麼，而不只是抗議。所以我現階段的定位就是工作方法的學習，對象可能從一般民眾變成廣大的空間專業者，其中也包含政府人員。

供圖 | 陳德君

▼ 疫情期間德君發起萬華社福便當行動，串聯萬華人及社會資源網絡共同合作。



看，城鄉所給我帶來最重要的就是人脈。因為跨領域，所以之後會有到不同崗位上的同學，對於我在社區推動工作來說，是超級有幫助的。

對未來的工作有什麼展望嗎？

疫情時期萬華所展現出的韌性，讓我覺得我這二十年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我公司現在也在做一個轉型，希望能夠結合電商的系統，連結業者和失業者，把在主流市場找不到工作的人和需求訂單端結合起來，讓他們能都在我所提供的這個中間平台上得到工作。

對有心想從事社區規劃工作的同學，有沒有什麼建議呢？

我第一次以社區規劃師的身份進入社區時覺得很害怕，因為要談到利益的事情。在現在看來那不過是正常的程序，我卻有種低聲下氣向人開口要錢的感覺。這是因為我那時候對自己工作的角色還不夠自信，需要慢慢積累經驗。遇到錢的問題就要早提預算，互相檢查不合理，需要花時間和耐心去處理。

我在進入社區的時候其實常常默念夏老師的一句話「不卑不亢」，特別是在人溝通的時候。有時社區內人多嘴雜的狀況，話傳來傳去整個故事都會變得不一樣，這個時候理解他就好了，不要生氣，要明白他們行為背後的本質。

在整個組織或是工作方法的營造上面會有遇到一些困難嗎？或是在社區規劃中覺得使不上力的地方）？

我覺得最使不上力的地方是，二十幾年了，台灣人——不論是政府還是社區的民眾——瞭解社區這個概念的人還是很少。這當然有教育上的問題，比如說專業教育的過程中，缺少對於社區規劃到底要怎麼做的指導。我覺得做社區規劃甚至需要人格養成，例如相信集體、耐心、正向思考等。因為這是團體性的工作，參與其中的每個人都不一樣，相互之間需要磨合。

在做社區規劃工作的時候，感覺自己好像業務員一樣，要自行爭取機會提案，若只是靠政府的補助，就會跟很多專業者都變成競爭關係，這還蠻辛苦的。

我算是較早就開始做社區規劃師，也在努力創造其他機會，正在學習利用企業中的 CSR 與社區有所連結。讓大家對於社會責任的認知除了講環保、愛地球以外，還能意識到為什麼要為家鄉做事情。其中具體的價值是什麼我還在想，但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我發現萬華的韌性很強，那麼這個價值如何被轉移，或是向台灣其他地方分享，是我希望爭取企業或者大學去合作的。

是什麼原因使你的工作從社區規劃師轉變為社區小學負責人？兩個工作間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我的公司名字叫做小小市民文化創意有限公司，品牌的名稱叫萬華社區小學。會特意叫這個名字，確實受到社區

大學的影響，我想加強的是小孩的部分。其中除了夏令營外還有一些親子戶外活動，哪怕很小的孩子都可以參與。轉變的原因在於教育部——十年前他們希望推廣在地遊學，所以我的夏令營就基本上是在地遊學。

我現在的工作十分多元，因為沒有正式形成一種商業模式，除了夏令營外還有繪本分享、城市博物館、展覽、鄉土教育中心等等。我覺得和社區營造的差別，現在很像是一顆種子，一個不太一樣的切入，讓社區開始有橫向的連結。

可以分享一下進入城鄉所前後的想法的轉變，或是在城鄉所學習到了什麼嗎？

在進入城鄉所前，我就覺得所裡推薦的書單非常有趣，很有人的味道、人的參與感。我也對夏鑄九老師、陳亮全老師的很多發言很感興趣。他們所介紹的案例在我看來是非常的生活化的，是在有方法地組織一個夢想，並把它做出來。像是二十幾年前弘道基金會推出的時間銀行，簡單來說是人們大概在五六十歲，快要退休的時候，跑去做志工，所做志工的時數會在你將來身體老了，需要照顧的時候換成後輩來服務幫助你。也就是說，你曾經的服務，可以換來自己被服務。這就需要源源不絕的力量和完善的組織、經營、管理系統。城鄉所對我來講就是一個會用不太一樣的方法接觸人群、做事情的地方——不管是軟體還是硬體。

入學後，學期的安排還是蠻零散的，自己主動性要強一點。同學對我的幫助很大的，有些時候就是沒有絕對的權威的狀況下，同學們互相學習。現在回頭

凌宗魁 | 人・歷史・建築空間

◎ 訪談整理 呂少艾 / 陳威丞

每一年度的9月下旬，也剛好是各縣市舉行「全國古蹟日」的活動期間。雖然在疫情的考量下，今年有許多建築空間仍然維持有限度的開放參觀，不過沒能參與到今年相關活動的讀者也無需沮喪，本期通訊特別邀請了凌宗魁來分享他在相關領域多年耕耘的觀察與心得，希望能為讀者帶來在智識上的另一種饗宴與收穫。



▲ 2007 公館地下室 供圖 | 凌宗魁

Q 請談談你從建築系畢業後進入城鄉所就讀，再到完成學位後進入公部門工作這段歷程吧。

A 我在中原大學建築系時，對建築史和文化資產方面是比較有著墨的，在報考研究所時，同時有成大建築史論組、北藝大古蹟所還有台大城鄉所三個選項，後來是在我大學老師——喻肇青老師的建議下選擇就讀城鄉所。

由於城鄉所彙集許多不同領域和背景的學生，在我已具備建築史基礎知識的前提下，老師建議我其實應該要去聽聽看其他領域的人，對同一件事情可能有怎樣不同的理解和思考，同時也學習如何與他們溝通。

在我畢業、服完役之後，一開始到文化資產和建築專業背景出身的黃俊銘老師的研究室當了三年助理。那段期間，研究室接了各種公部門的調查案、研究案，而我負責的部分比較是和文化資產的管理單位做協調相關的工作。

這樣的經驗也讓我實際見識到看待文化資產的各種不同角度，例如有些人可能考量土地持分，有些人則想著每年有多少收益等，而我們研究團隊的任務是要在這樣的條件下進行輔導，一方面不能讓相關的利害關係人覺得有虧損，另一方面還要去維護古蹟的硬體。

城鄉所教會我的是，每個專業都會有自己的本位，自己覺得重要的事情，人家並不一定覺得重要，要學習如何在其中找到一個三方甚至五方都覺得自己的專業性不會被忽視的平衡點。如果當初我還是在建築史相關的系所裡面攻讀，我可能會更晚才發現這件事情的。

來到台博館服務後，我的角色從乙方轉向了甲方，也就是變成提出需求的一方。因此，開始要思考標規如何擬定，才能讓廠商有意願投標等課題。當然最重要的業主仍然是一般大眾，要讓他們來看展的時候覺得納稅錢繳得值得。

不過，一個小小的展館的實現其實是十分漫長的，順利的可能也多少需要十多年的時間，所以直到現在，儘管從城鄉所離開也有十年了，但在我的人生週期中也還沒有得到太多非常成功的回饋，更多都是還在進行中。

例如台博館的鐵道部或是攝影中心，其實我都是中途才加入的，這時候就必須盤點前人做了什麼，然後思考哪些東西是還沒有做的，嘗試用個人專業去補上某一些部分，接下來可能大概也沒有辦法像民間公司或日劇劇本一樣很有使命地陪它走到開館，可能因承辦或是長官的升遷、調動而到另外一個館舍，然後又是中途接手，從前人所留下來的成果來看我們要如何再把它推進。

Q 歷史建築的保存通常能爭取到什麼程度？

A 在做歷史建築保存的時候，其實有很多種方式。如果是在一開始做社會運動的階段，一定都是用最大化的要求和別人討價還價，原本的規劃可能是「什麼都沒有」，相應地我們就會訴求「全部保留」，不過通常到最後也會發現，考量土地價值後，確實很難「全部保留」，那接下來就談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具體來說，假使最後不是玉石俱焚的話，便會開始想辦法如何切建築的立

面，並根據原本的建築形態切到不同程度。城鄉所以前參與過的文萌樓和迪化街都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保存，迪化街是相對比較幸運的，是以街區的方式把容積轉出；但如果不幸只能留下皮層，就算沒有辦法用走進建築物的方式感受歷史建築的空間感，但至少還有一個立面能提供歷史證據。這時候只要搭配多媒體素材，利用影像資料或者不同媒介，將建築物內部以前是如何的樣貌嘗試再現出來，仍然是有它的價值和意義的。

其實歷史建築保存能做到什麼程度，要看能夠說服業主拿出多少成本跟誠意。臺灣現行制度在非常尊重產權人立場的運作邏輯之下，絕大數時候需要產權人——也就是業主——提出訴求，才會有後續的保存進程。因此我們要說服業主，讓他們覺得這個建築對於城市或者集體記憶是有價值的。這種時候就要以一個比較低的姿態去進行溝通，再用一些比較具象的願景來打動他們，有些業主聽得懂，有些可能會半推半就。這些事情只能夠盡量爭取，決定權最終還是握在產權人手中。

Q 賦予老建築文資身份的功能是什麼？

A 賦予老建築文資身份其實是防止它莫名奇妙消失的手段，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文資身份，老建築很可能會因為業主的各種考量而輕易地被拆除。當然，如果沒有文資身份老建築也不會輕易被拆除，那不進行登錄也未嘗不可。

此一條件的成立，一方面和建商的願景有關係，另一方面也與提供他們服務的建築師能否給出這個想像有關。舉例來說，三、四十年前的桃園忠烈祠改

建，當時李重耀和李政隆建築師和桃園縣政府說「留下桃園神社，我們還是可以做忠烈祠。」最終神社建築得以保留。所以，如果能夠以專業的角度和業主進行溝通，讓業主也體認到留下老空間是有意義的，那此時文資身份就可以不只是一雙白手套或某種談判的籌碼。

Q 你能持續投注心力在文化資產保存的事業上的原因是什麼？

A 其實和挑論文題目蠻像的，也就是說你喜歡的話，就會在乎，你在乎的話，就不會去顧慮其他人的閒言碎語。

坦白說，我會認為人類都是歷史的過客，人類所留下來的東西未必千秋萬世，但經歷千百年後留存下來的東西，像是凡爾賽宮，金字塔等等，面對它們，只有幾十年生命的人類會有很強烈的感受，這種感受意義非凡。

「空間」如何變成「場所」？對多數人來說，假使有一處老空間可以講述一段故事，那麼用文字記載的歷史便能夠變得可以想像。不過，這件事也未必所有人都能夠感同身受，有些人可能只是到這些地方拍照。可是有些體驗卻是深層的，因為有經歷過那樣的空間和生命經驗，對於相對短暫停留在世界上的人類而言，它其實可以增加抽象上的生命深度。

我的工作其實就是要想辦法把這些事情轉達給產權人，我要去說服、打動產權人，讓他們知道說老屋子並不是只對你生活吃飯有意義，對你的小孩、鄰居、甚至於對整個台灣的認同，都是有情感凝聚的意義。不過也不能只是天馬

行空地提出構想，還必須要非常實際地考量租地、修繕、買展品等資金投入。

其實所有的工作或者是社會運動都是在理性跟感性，還有現實和抽象之間找一個平衡，雖然我們經常會被貼上「基本教義派」的標籤，但這是因為體認到現實社會完全是按照開發的方向在走，為了要能夠與他們拉扯和平衡，當然就會在一開始主張「能留越多越好」。

Q 在你從事文資保存運動的歷程中，有沒有覺得任何使不上力的地方？

A 其我會覺得其實都是程度的問題，沒有永遠無法辦法突破的點，即使是現下的艱難課題，像是老建築、老空間面對私有產權的處境，或是如何與強硬開發派的地方首長溝通，在開始著手應對之前，我認為必須建立一個基本認識：每一個案子都是個案。

「每一個案子都是個案」，這個認識能讓我們心裡明白，即便歷經十次挫敗，下一次這個案子可能就會有一些不同的契機，可能是因為換了地方首長，也可能是因為社會結構發生了改變。不會有那種永遠無法突破的障礙，也不會有「現在完全不知道能做什麼」的窘境。

有時候，等待時代的條件成熟之後，主事者、各級長官或者是文資委員，他們也能夠感受到社會的某種轉變的時候，很多事情就能順水推舟地推動下去，如果我們現在覺得有一些關卡確實很難過去，其實並不是這道關卡它本身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結構在支持那個關卡的存在。

事實上，每件事情一直都是處於浮

動的狀態，我出了社會之後更會覺得，人生非常短，這輩子應該做不了幾個展場、出不了幾本書，但如果能在大方向上推進一點點，再讓後面的人接棒、持續做下去的話，就已經是可接受的成果。

Q 你對於城鄉所的建築學分學程有什麼看法？如果同學想要往建築相關方向發展，你有什麼經驗性的建議嗎？

A 從現實的學分數來看的話，大學五年的建築教育學分才能獲得考建築師的門檻。確實在十年前，城鄉所為了讓學生多一些出路，生涯有更多的選擇而加入了很多和建築師考試相關的課程，但只能說是配菜。建築課程的加入，可以加強城鄉所學生和建築領域的人對話的基礎知識，但是並沒有辦法直接的轉變成為職業訓練。

城鄉所早期的老師，例如王鴻楷、華昌宜、陳亮全、夏鑄九、劉可強等老師的背景都是建築系，早年的課程安排也是以建築為核心，再彌補建築所展現不足的部分，像是都市計畫、社會學或是歷史等素養。不過在這之後，城鄉所的師資也變得更多元，不再完全以建築為本位，這其實與創所時的實驗性精神蠻接近的，讓同學們能有跨領域的學習。

對於所上加入建築專業訓練課程的安排，我是樂觀其成的，但對於有心要報考建築師證照的同學來說，要知道光是研究所的學習是不夠的，一定還是需要接受過學院的專業訓練。不過，當學生的幸福之處就在於仍然對未來的生涯保有探索的可能性，去發掘、尋找到將來自己做什麼事會更有挑戰性，也會更有興趣。

深淵與深淵響應



▲ 第 35 屆所學會成員合影（幹部群總計 18 人，照片當日計 12 人出席） 攝影 | 高鈺詠

城鄉通訊裡，所學會將會有個固定專欄，希望這成為某種溝通與對話的開始。公共事務從來都不是一群熱心的人帮大家的事，這群人有一個特色——都是不願就此被定義的一群人，我們還是很好笑、愛玩、要煩惱著生活，也始終被論文追著跑。但是也期望自身投入公共事務會因此讓城鄉所有著不一樣的改變。

◎ 主筆 黃信翔
所學會幹部群參與撰寫

團隊成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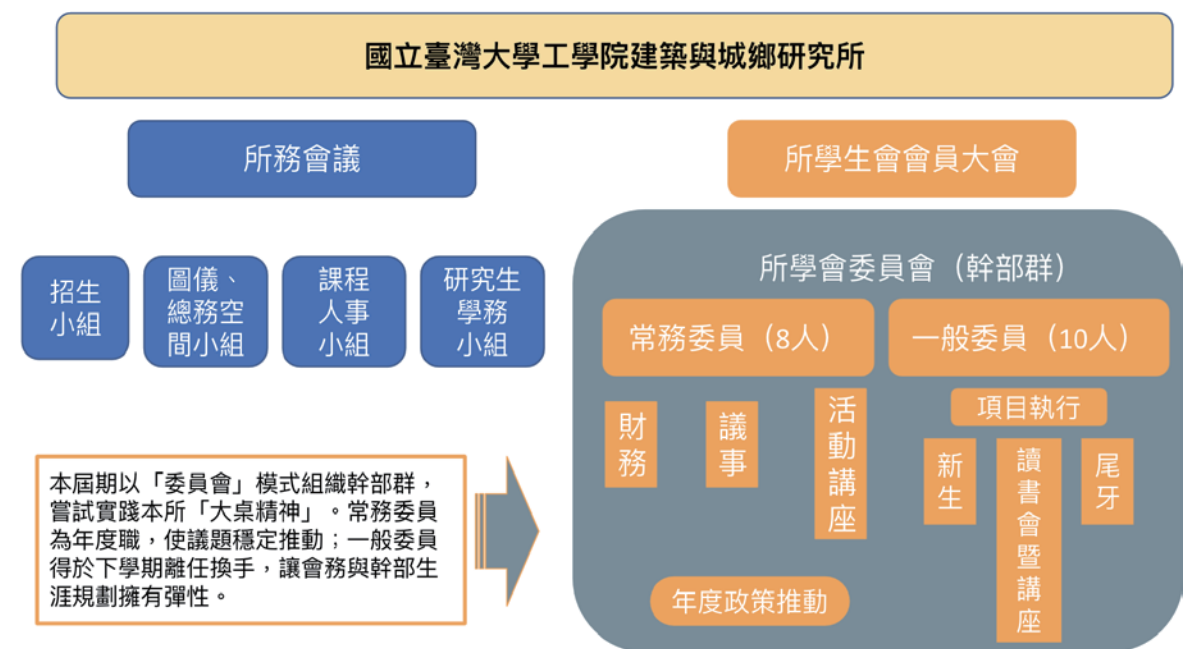
大家好！我們第三十五屆城鄉所學生會，六月選舉結束後，緊接著就是會長與副會長積極組織動員，從確認本屆期的政見方向、共識凝聚、工作模式、交接與溝通協調，在上述工作逐漸到位後，終於在七月底有了第一次所有所學會成員的開工大典會議。

主筆觀察，本屆會長高鈺詠有個特色，就是很尊重每位成員的意見，總是堅持著「公共性」真正的公開與參與；而副會長翁靖婷自然流露的熱情與堅持，也成為鼓勵大家前進的力量。暑假開張營運的兩個多月之間，大部分時間都在線上渡過，少數在疫情看似趨緩的間隙裡，可以進行交接、場勘城鄉空間、與所長會談等面對面的交流，成了疫下時刻的珍貴機會。在撰寫本文的當下，也不確定未來開學是否能實體見面，虛實交錯之間，所學會仍會持續運作，請多多指教。

編制與特色

本屆所學會採「委員會」模式組織幹部群，嘗試實踐本所「大桌精神」。常務委員為年度職，使議題穩定推動。除了推行所學會有改革性質的「常務議題」外，也會依照分工與個人興趣，協助各例行活動的討論與籌辦，並負責例行的庶務工作，確保會務正常運行；而一般委員則選擇有興趣的例行活動（如講座、尾牙、新生活動等）並主導活動規劃與舉辦，得於下學期離任換手，讓會務與幹部生涯規劃擁有彈性。

前一屆所學會因疫情攪局，導致活動停辦或縮小規模，經費結餘較往年多。加上經常性收入，今年度可供支出的經費總額較往年多，如何運用著實成為了甜蜜的負擔。在確保下一屆期經費運用無虞的情況下，希望讓財務運作流程與規範制度化，同時讓經費發揮最大效益。



▲ 行政架構 製圖 | 所學會

本屆所學會目標

目標可以大略分為所學會內部與外部，內部調整目標是預計修訂組織章程，並讓財務運作流程與規範制度化，於期初會員大會公告投票修正。所學會組織將在盡量扁平化的同時，保有水平溝通的效率。積極籌備的活動組，讓過往的既有活動添了不少新意，內容豐富新生活動，希望讓新生入學可以快速認識城鄉所、本學期系列講座規劃更希望可以嫁接公投議題，促進公共討論、而城鄉傳統特色的年末尾牙，希望未來在疫情趨於平穩後，可找回歡樂與溫情。而外部的目標有「所網更新」、「線上學術資料庫」、「所發展願景書」、「所空間改善」等，其實也就是常務委員主責的系列議題，寄望本年度會期結束前，可以落實改革成果。

WHAT ARE THEY COOKING?
ENERGY? ENVIROMENT? PLANNING?
MAYBE EVERYDAY LIFE!

BUILDING&PLANNING 2021

綠色總鋪師x每周一道菜

能源環境
系列活動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01 說法解綠：國土計畫法下的再生能源發展
讀書會 10.22 總鋪師開講 10.29 戴秀雄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系副教授 陳良治 國立台灣大學
城鄉所教授暨所長

02 能源與城市地景：基隆能源政策與協和電廠爭議
讀書會 11.05 總鋪師開講 11.12 陳薇仲 時代力量
基隆市議員

03 石化、綠能與漁民：雲林海岸的空間使用爭辯
讀書會 11.19 總鋪師開講 11.26 涂又文 環境保護
基金會執行長 蘇孔志 民進黨政研會
首席副執行長

04 環境社會檢核機制 總鋪師開講 12.03 陳郁屏 台灣環境規劃
協會秘書長

讀書會時間：每晚18:30-21:00
總鋪師開講時間：每晚19:00-21:00

海報製作日期：2021.10.03

▲ 海報雛形

運作至今的進度

選前正副會長曾就政見以及工作方向邀請所上同學開會討論，已經凝聚出幾大方向。想法、概念在過程中幾經轉折，也在所學會正式運轉後漸趨實際，但原則與初衷是不變的。所網更新的部分，與所長會談中得到首肯，未來會擬具計畫爭取獎勵金或專案預算；研究室空間改善的議題，竊陋修繕部分由所上既有經費支應，並由所學會匯集需求，所學會就研究室改善增進部分提供競圖經費；線上學術資料庫未來也會在所務會議上以所學會名義向所上提案；而關於所願景書，我們思考如何更貼實的定位城鄉所自身，留下紀錄要有意義，而願景也希望非牆上掛掛的空話而已。

尾聲

我們發現，有時候解決問題並沒有那麼困難，但是總是缺少了臨門一腳的堅持。光是支持自身的就不容易了，還要去管別人嗎？這是最常聽到的回應與疑問，甚至是願不願意站出來時，內心裡的遲疑與問句。時代轉變了是人人掛在口邊的嘆語；多元、難易定義、分歧點成了無法清楚解釋的解釋。日常生活的組織與轉型也變得更加「日常」。環境的改變是耀眼而標誌，然日常的改變是明顯而實際，也因著時空環境的變化，是憑著信念、熱情或是隨著潮流，可以慢慢在過程中兌現。「不願生活的環境乃至於世界就這樣子了」、「或許這裡可以更好吧」，總歸是這樣子社會關切的心情。以筆者感受而言，與團隊共識的心得是，這群人有一個特色——都是不願就此被定義的一群人，我們還是很好笑、愛玩、要煩惱著生活，也始終被論文追著跑。但是也期望自身投入公共事務會因此讓城鄉所有著不一樣的改變。

「做母職」中的採買到餐桌： 大安區家庭的食物支持系統

◎ 撰文 蕭珧綺

前言

你是否曾仔細思考過，一個家庭的三餐如何來？會由誰在家料理？會由誰採買食材？以及外食又是到哪裡去覓食？當我們細究一個家庭的食物支持系統，可以進一步觀察到家庭內部如何分工、飲食型態如何建構，以及區域的食物地理。

作者在探尋台北市的不同家庭案例時，意外關注到擁有齊全的文教、住宅與商業機能的大安區，具有強烈的地區自明性。根據大安區公所的官方網站，此區有著高所得、高地價、低出生率、高遷入率與居民素質極高的特色。

然而，大安區被戲稱為天龍國，地價居高不下，消費水平亦較其他地區高，被貼上有財力或中上階級的標籤。但是除了近年來在此區流行的外食，包括講究用餐環境的咖啡廳、永康街餐廳與夜市商圈之外，大安區的家庭食物似乎是較少人討論的部分。這引起我的好奇，在此生活的家庭，一天的食物來源為何？三餐組成為何？有什麼因素影響此食物支持系統的物質、空間與社會關係？本文敘述的物質，包含食物選擇與組成，以及食材採買，空間包括外食的地圖與食材的購買地。最後，我將探討社會關係如何在系統中，發揮維持、強化或弱化的功能。

本文以居住於大安區的四個家庭為例，居住地大致分布於大安森林公園為中心的四個方位，恰好是四個擁有不同生活圈的地域，可以看到多樣化的大安區食物系統樣貌。本文以母親為主要敘事對象，除了能夠看到細緻的「做母職」日常之外，也藉由案例之間的比較與分析，理解一個家庭食物系統的建構過程及轉變。

該給家人吃什麼？守門人媽媽的採買術

跟這些母親訪談的過程中，最常聽到的採買關鍵字，無非就是「新鮮」、「營養」與「便宜」，然而前兩者是最優先考量的。這些媽媽幾乎都講求營養均衡的飲食型態，一餐內一定有魚或肉、青菜及水果，尤其外食較難補充到的纖維質來源，媽媽們十分重視。除此之外，還有追求養生、清淡或有助孩子發育這幾個目標，將會在以下案例中細述。

採買這件事，在不同的大安區家庭中，依媽媽與家庭的需求，發展出不同的採買型態。位於新生南路的陳家，一家有五口加上一隻一歲的小貓，隨著兒女去外地唸書和工作，陳爸爸、陳媽媽的採買模式在這幾年有所改變。「我們現在都是跟東門市場的攤販長期合作，每個禮拜訂食材，他們就會送到我們家。」

讓我十分驚訝的是，陳家與攤販之間建立的社會網絡，彼此之間有相當的信任與默契。由於陳媽媽十分重視食材品質和新鮮程度，她能透過品嚐得知蔬菜的水源是否乾淨，因此雖然不是親自到市場挑選，陳家人依舊能夠透過陳媽媽這位「守門人」（Atkins, Peter and Ian Bowler, 2001）吃到安心的食物。「我知道這些攤販不會留沒賣完的給我，而是先預留給我，我也會在電話上問他今天有什麼新鮮的食材。」

至於東門市場以外的採購，他們較無法信任超市或量販店的食材品質，除了幾個外國企業在台灣的超市，如：松青超市與好市多。因為東門市場一次外送都是一個禮拜的份量，存放於冰箱的食材相當足夠，不用特地假日出門去大量採買。有了這個東門市場送貨到府的服務，陳媽媽幾乎不必外出採買，兒子女兒在家也會幫忙開門、給攤販錢，這樣的模式已經運作多年，陳家人都很滿意。相對的，陳媽媽的朋友席媽媽，就需要日日都到市場報到。

她和陳媽媽一樣，比較不信任超級市場的品質，生鮮幾乎都是從傳統市場購買，有時候會開車到濱江市場或第一果菜市場採買。如果不想跑這麼遠，會在忠孝東路三段小巷子裡的擺攤購買。然而，他們皆認為，台北市傳統市場的菜是有挑選過的，比較精緻。到新北市的市場採買時，就會發現價差非常大。

雖然陳媽媽和席媽媽都沒有明說他們採買的預算，但從訪談中可以發現，他們比較可以無負擔地購買食材，有時候也會買比較高單價的食材，像是上引水產的牛肉或海鮮。他們笑著說，也有可能是因為老了，就懶得比價了，品質穩定比較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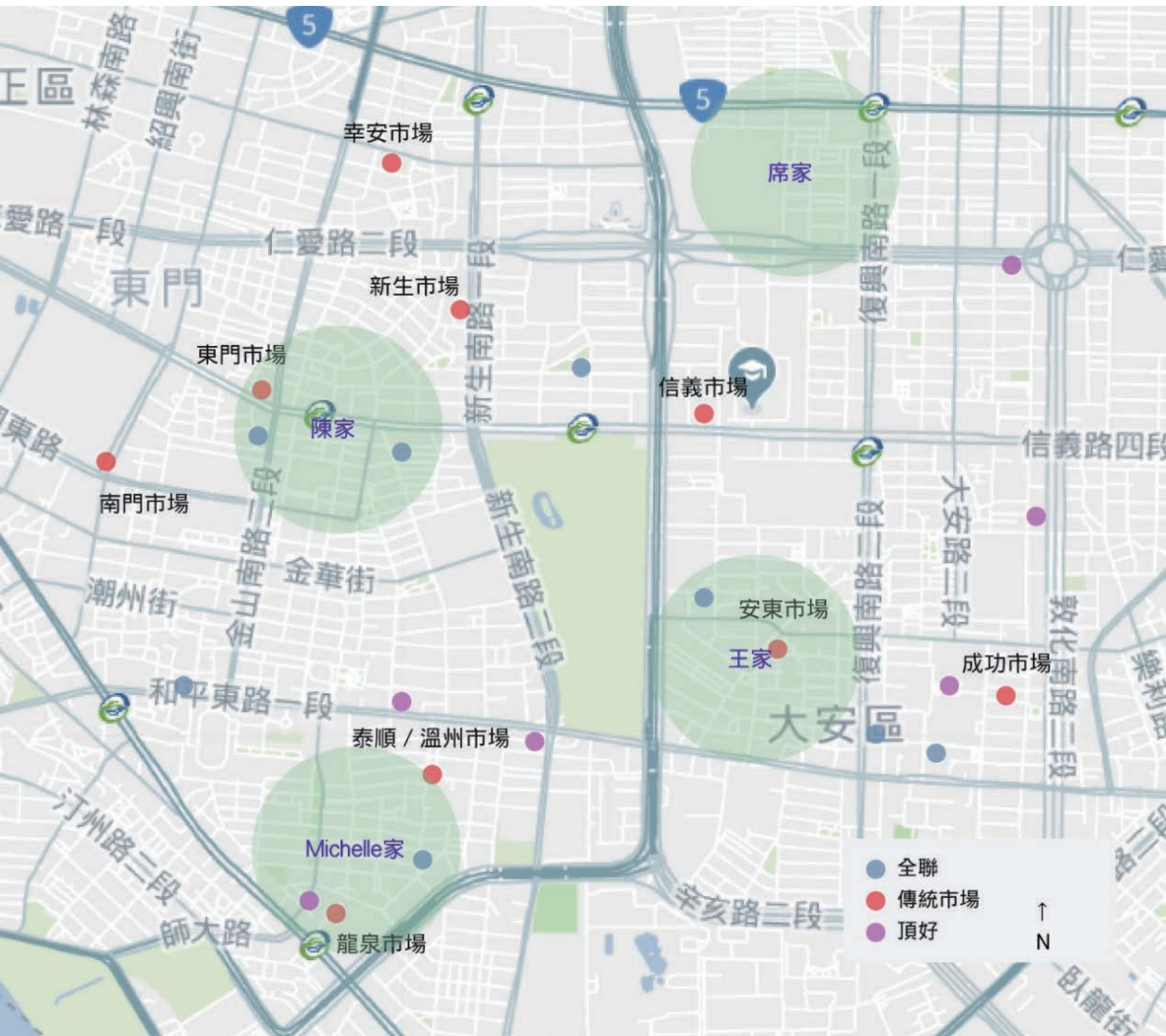
住在師大路的 Michelle 育有一女一子，他們就讀於新生國小。Michelle 自認為是一個隨性、較不講究養生的媽媽，不過她仍非常在乎孩子們的飲食：「我跟我老公出去吃速食，都會在回家前趕快把包裝丟掉，以免孩子看到會問，他們也會想吃。」她平常採買都是到處買，走到哪買到哪，有時候會在住家附近的龍泉市場，有時候去古亭市場，或是去有機店。「某次在台中科教館聽導覽的時候，聽到導覽員說一個葉菜類從芽長到成菜要噴 20 次農藥，當下很震撼。後來我就有慢慢改變想法，雖然傳統市場 6 把 50 塊很便宜，但農藥一定比較多，所以後來就比較會去買有機店的蔬菜。」

相形之下，王媽媽就沒辦法每天上早市了，對於上班族的王媽媽來說，在傳統市場的時間

限制下，全聯是最好的採買選擇。況且，從王家走到全聯只要步行三分鐘，附近雖然有個安東傳統市場，但王媽媽覺得攤位數量很少，而且沒有肉攤，就要分批到不同地方購買。「現在的消費習慣變成這樣，最好一次滿足不用東奔西跑，因為每天家裡得要有一份肉或一份魚，順便一起買，全聯什麼都有。」

王媽媽把全聯當作冰箱，有需要時再去拿，比較不會受到地理位置或時間的限制。相較於之前依賴傳統市場的購買模式，王家現在的冰箱常常鬧空城，以前王媽媽會一次到傳統市場採買很多，但食材冰久了不新鮮，有時候又某些食材剩多、有些剩很少，沒辦法煮成一道菜，常常造成浪費。然而，雖然依賴全聯，王媽媽依然覺得全聯的食材品質不是很好：「人會慢慢習慣，吃久後就會忘記食物的品質。就像現在年輕人慢慢吃不出新鮮的肉是甚麼味道，不成熟的雞肉沒有彈性卻覺得嫩。因為我們吃的都經過調味，調味影響味道很多。」

▼ 四個案例的採買地圖 繪製 | 蕭珧綺



▲ 王家菜園的芽菜 攝影 | 蕭珧綺

不過，王媽媽有一個特別的專長和嗜好，同時也是她的事業，就是家裡的小菜園。她平常時幫客戶規劃設計屋頂花園，下了班之後，她也熱衷於種植。王家一樓有一個半開放的陽台空間，擺滿了王媽媽的成果，除了觀賞型植物（海棠、多肉），還有許多蔬菜。在我拜訪王家的當天，王媽媽採收了成熟的芽菜作為他們假日的早餐。整個菜園裡充斥了水箱（如附圖），水箱上擺了兩排植物，這是王媽媽自己設計的裝置，在工作上推廣，在家裡也實踐。因此，王媽媽認為小小的一個水箱，只要有個小陽台就可以種植，縱使在地狹人稠、寸土寸金的大安區，要實踐小規模的都市農園還是有可能的。這提供王家除了全聯之外的食材來源，一個更近、更新鮮的冰箱。

但除了自行種植的蔬菜，王媽媽還是需要採買其他食材，在採買時間有限之下，食材新鮮和品質的講究就不得不捨去，只能選擇一個品質中等但採買方便的途徑。呼應王媽媽窘迫的時間議題，接下來探討的部分，即是媽媽們從採買到烹調的過程。

從食材到餐桌——媽媽有限時間裡的變通魔法

「買的時候會多買一兩份食材當備用，不然很容易就不夠。」席媽媽說，身為家庭主婦的她，幾乎每天都會下廚，我訪談她的那天，她還特別提醒，五點多就要回家做飯。採買這件事，對於經常在家烹飪的母親，是一件極為重要的日常事務，不管是時間、地點或採買項目，都需要精心規劃與安排。「上市場」並不是只有走出門這個簡單動作，需要考量非常多因素。這些精密的思考脈絡，很少文獻針對其有所探討，卻是一件複雜的任務。

首先，媽媽們依不同的時間點前往不同的採買場域，早上前往早市，晚上沒有市場時，就改前往超級市場，假日有時候至較遠的大批發場域。接下來，到了場域，腦袋裡要邊思索今天的菜單邊採買，如果食材剛好沒了，就要當下變通、重新安排，並且要在短時間內買到品質最好、最新鮮或最便宜的食材。最後，食材回到家後，需要將它們好好保存，分配與計畫每個食材的運用時機，確保新鮮程度及每餐份量，之後才有小孩子看到的豐盛一餐。

前文有提到陳家和東門市場攤販合作的模式，除了因為平日要上班，不方便到早市採買之外，也由於這幾年身體狀況沒這麼好，陳媽媽認為這是最有效率的食材採買方式。據陳媽媽和陳爸爸說，因為他們已經長期訂了好幾年，攤販們都有默契的會互相協調，菜攤或肉攤看誰有空，就會撥時間外送到陳家樓下，一次就送齊。

陳媽媽會訂購的食材有青菜、肉類和雞蛋，偶而會訂虱目魚（一片 130 元），青菜會看當季最新鮮的，肉類以去骨雞腿肉（一片 150 元上下）、梅花肉片（一盒切好的）和豬絞肉為主。陳家二女兒 Mego 開玩笑地說：「我媽會煮地瓜葉征服我的心，然後她覺得筊白筍可以征服我們家所有的人。」可見陳媽媽的食材選擇，還是會依家人的喜好來優先選擇，除此之外，就是在乎新鮮程度或當季最便宜的。

採買品項	價格	細項
青菜	1200 元	地瓜葉、筊白筍、香菇
雞肉	1000 元	雞腿肉
豬肉	560 元	豬肉片
優格	400 元	兩盒優格

▲ 陳家一周一次的採買清單（以 2020 年 4 月中為例） 資料來源 | Mego

陳媽媽開玩笑地說，她最會煮的就是叫不出名字的創意料理，從女兒和兒子小時候到現在，幾乎每天晚餐都會下廚。縱使陳媽媽是一位每天通勤的上班族，她還是會盡力在有限的時間內，變出一桌晚餐，給剛下班或下課的家庭成員吃。



▲ 陳媽媽的創意料理 資料來源 | Mego

這幾年開始有了養生觀念後，陳媽媽、陳爸爸很重視青菜跟水果，每餐一定都有兩樣以上的青菜，由於陳媽媽很在乎食材的原味，青菜和肉片幾乎都是清燙為主，然後再淋一點醬。畢業後回家的二女兒 Mego 說：「其實我媽現在煮的就很像關東煮，所有的東西丟進去水裡滾，全部食材只需要一個鍋子。」不過在她的求學時期，陳媽媽會凌晨四五點起床，煮三餐給孩子帶去學校，包含各式各樣方便食用的手卷或餃子。

由於陳家家庭成員晚上回家的時間差異太多，小孩子如果先回來，就可以先吃，但陳媽媽還是會等到陳爸爸回來再一起吃。不過，陳家人在正餐吃完後，還會有甜點和水果時間，有時候是市場買的果醬搭配優格，有時候會泡個茶或咖啡。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王家人身上。由於各自工作時間不同，王家人都是各自吃早餐與午餐，所以王媽媽特別重視晚餐時間，除了希望這餐可以吃得 healthier 與營養，也有維繫家人之間關係的效果：「吃飯在一個家裡是很重要的，會凝聚感情，家人如果都為了這餐回來吃飯，這個家庭就是成功的，吃完飯還可以聊聊天，如果大家都回來睡覺就跟旅館一樣。」

平常，王媽媽料理的晚餐以三菜一湯為主，大部分會有魚跟肉，同時有最好或者各一份，剩下搭配蔬菜、豆類。她不會特意安排每天菜單，很多時候都是邊採買食材時邊激發靈感，也會看當天新鮮的食材是什麼來安排料理。由於考慮食材新鮮度，王媽媽在全聯採購時會盡量不買魚類與海鮮類，從購買明細就可以發現，王媽媽除了從全聯購買生鮮食材外，也會採購全聯的熟食，像是麻辣鴨血、去骨醉雞腿或滷味拼盤。作者發現，媽媽們有時候會以一兩道便菜搭配，除了省去烹調時間，也增加豐富性。

←	北市建國	
去骨醉雞腿	1	189
麻辣鴨血	1	99
綜合日式火鍋料	1	78
山東白菜	1	78
豬胛心肉塊	1	70
豬五花火鍋肉片	2	130
豬五花火鍋肉片	1	58
豆皮捲	1	49
北農茼蒿	1	39
桂冠湯圓-芝麻	2	76
桂冠湯圓-芝麻	1	38
菠菜(產銷履歷)	1	33
芹菜(北農)	1	26

▲ 王媽媽的全聯購買明細 資料來源 | 王媽媽

講到廚藝，Michelle 也不遑多讓，她在甜點烹飪上相當專精，不僅會抽空找朋友做甜點、蛋糕或餅乾，有時候也會讓孩子帶朋友一起回家做甜點，甚至有「吃什麼，畫什麼」的繪畫活動，孩子們都十分喜歡。不過，Michelle 在講完後馬上補充，她現在都不太做給孩子或自己吃了，因為她認為他們家的飲食糖分攝取過高。「因為很常在外面吃一吃，就會飯後買個豆花或冰淇淋，我有點擔心我女兒的體重。」不過，在家庭聚餐的氛圍下，Michelle 的確很難嚴格執行「家庭減肥策略」，但這也與 Michelle 家較常選擇吃外食有關，接下來將繼續探討這部分。

今天不洗碗——一家人外食的愉悅時空

比起其他家庭案例，Michelle 家晚餐選擇吃外食的比例高很多，由於家人之間的感情很緊密，Michelle 一家常常和她小姑一家、公公與婆婆一起吃飯。由於小孩子很喜歡吃日式，選擇常是炸豬排、壽司或火鍋等，除了在師大路附近覓食，有時候也會到百貨公司的餐廳。吃外食對 Michelle 一家來說，就像是大家族的休閒活動。

當我問起 Michelle，外食開銷是否會造成較大的負擔，她認為目前是不會，因為孩子都還小，食量不會特別大：「因為現在出去我們家四個人只會叫三客，不然就是兒童餐，但如果再大一點就說不定了。」

相較起來，身為家庭主婦的席媽媽，有較多時間準備三餐，並且經常為小孩做便當。縱使現在小孩都已經脫離學生生活成為上班族了，還是會帶媽媽的愛心便當去公司。席媽媽得意的說：「我幫女兒準備的便當都很漂亮，五彩繽紛。之前去過她公司附近吃，外面賣的便當真的吃了很生氣。」大部分時候，席媽媽晚餐會多煮一點，多的可以直接冰起來，明天帶便當。對席媽媽來說，為孩子帶便當不只是媽媽們「做母職」的一部分，更是「抓住小孩子的胃」的成就感。

席媽媽對烹調十分拿手，她笑著說：「去外面吃牛肉麵時，就會開始想這是怎麼煮的，然後試著回家做做看，現在都覺得『就甘丹（台）』！」席媽媽告訴我，她的拿手菜是椒鹽雞，將花椒、鹽及香料炒到金黃色之後，和雞肉一起醃製，隔天再用電鍋蒸，就會有表皮酥脆、肉質軟嫩的椒鹽雞了。訪談的那天，聽著幾位媽媽在談論做菜經，大家彼此分享食譜和作法，互相稱讚著對方，我想，這應該就是做飯日常衍伸的社會網絡，以及脫離家務事之外的娛樂時光吧！

相對的，陳家、王家和席家大部分晚餐時間都是在家吃，但偶而還是會有一起吃外食的機會。如果是到外面內用的話，陳家最常前往永康街覓食，並且有固定吃的店家。陳爸爸提到，雖然永康街這邊的選擇很多，但價格還是會比其他地方貴（一人約 200-300 元），但他認為有幾家店品質相當好，針對營業很久的老店，一樣有培養出信任感。我進一步問陳媽媽，會不會覺得大安區的外食類型比較單一，比較沒有小吃類型的店家？陳媽媽則認為：「其實如果我們去夜市吃小吃，也沒有比較便宜啊，吃一吃一餐還是要 200 多。」

星期六	早午餐	外食：A Fabules Day	總花費 1298 元
	晚餐	外食：莎提亞印度料理台北店	總花費 1166 元
星期日	早餐	在家吃	麥片
	午餐	外食：市場手卷	總花費 210 元
	晚餐	金鐘港式茶餐廳	總花費 765 元
星期一	早餐	在家吃	麥片
	午餐	在公司吃	便當
	晚餐	在家吃	乾麵、麵線、燙地瓜葉、咖哩雞肉、荷包蛋
星期二	早餐	在家吃	蛋餅
	午餐	在公司吃	便當
	晚餐	在家吃	炒麵、雞肉、滷肉、金針湯
星期三	早餐	在家吃	蛋餅
	午餐	在公司吃	便當
	晚餐	在家吃	糙米飯、雞肉、炒地瓜葉、味噌肉片、蒸蛋、金針湯
星期四	早餐	在家吃	蛋餅
	午餐	在公司吃	便當
	晚餐	在家吃	炒麵、燙青菜

星期五	早餐	外食：一之軒麵包	麵包
	午餐	在公司吃	便當
	晚餐	在家吃	米飯、虱目魚、大雜燴（水餃、肉、蛋、青菜）

▲ 陳家人一周飲食總表（以 2020 年 4 月中為例） 資料來源 | Mego
* 若是外食，最後一欄註記總花費，若在家吃，註記食物。

從陳家人假日的外食選擇可以發現，他們會傾向找有特色的餐廳，但單價也會比較高，一家人（約 3-4 人）大約一餐要 1000 元左右的開銷，因此除了假日之外，陳家人幾乎很少外食。除了前往餐廳，他們也會去買便當型的外食，最常買的就是家附近的東門鴨莊，但一個便當要 120-150 元左右，陳媽媽認為長期下來，其實負擔也不小。不過近年外送軟體崛起，陳家人也開始會用外送取代走出門買外帶或一起去餐廳了。

王家也很少有機會在外面用餐，因為王家成員很習慣王媽媽烹調的食物。王媽媽笑說，可能有時候一家之主王爸爸沒回家吃晚餐，才會帶著孩子上館子，但她認為附近的外食選擇不多，而且類型越來越偏向簡餐類。王媽媽跟她女兒食量都比較小，沒辦法吃完一個份量的餐。基於飲食習慣，她還是偏向有菜有肉的合菜類型外食，或者會選擇附近的瑞安自助餐，包回家一起吃（一人份大約 100 元左右）。問到王媽媽會不會覺得大安區的飲食消費較高，她認為消費會跟薪資水平有一定的關聯性，住在這裡久了，就會習慣這個水平，比較年輕的時候會算一餐大概多少開銷，現在比較不會了。

值得關注的是，比起媽媽們對於食材採買、烹調時的主導性，吃外食時反而是家裡的其他成員有更多挑選的想法。就像王媽媽說，王爸爸常常看到電視上的外送軟體廣告，就會吵著想要叫外送試試看，這個經驗也發生在另外兩個家庭。外送軟體為介於吃家裡和吃外食的折衷方法，雖然在家一起吃飯，卻不是吃自己烹煮的食物，帶給這些家庭許多跨域的食物體驗，直接衝擊傳統的分工角色與母職。

結論：做母職—如何形塑一家人的食物支持系統？

從以上的四個大安區家庭的經驗，可以發現媽媽作為一家人的食物支持系統的重要角色，一整天放到肚子裡的東西，幾乎都經過媽媽的手，不是媽媽做的，也可能是媽媽買回來的。四個案例分布在大安區四個不同區域，生活環境和空間脈絡有所不同但卻讓我看到「母職」的共通點。舉例來說，男性和家裡其他成員在烹飪這件事上，偏重扮演「輔助」角色，以陳媽媽和王媽媽來說，他們和其他家庭成員都是傍晚回到家，卻需要在有限時間內主導一桌菜的完成，雖然小孩們會幫忙洗碗或跑腿買食材，但主導與組織一切的仍是「母親」。

不過相對來說，席媽媽身為家庭主婦，「做飯」這件事好像更理所當然地落在她身上。光是做飯，平常時都要花一到兩個小時，遑論買菜和餐後收拾的時間。席媽媽說，她都會堅持幾個人就是幾個人加一道菜的配置，今天有四個人用餐，她就一定會準備五菜一湯，而這些菜都是相當講究的料理。同樣身為家庭主婦的 Michelle，在老公出門上班、小孩出門上課的午餐時間，她常常都隨性地吃，有時候甚至會泡泡麵，但在準備早餐給家庭成員時，Michelle 會及早備妥麵包及水果，麵包有時候還是自己手作的。「做母職」在家庭主婦的案例中，烹調就像他們的上班時間，其餘空檔反而像是放假，就可以較隨意或自由地安排自己的飲食。

大安區有著高所得、高地價、低出生率、高遷入率與居民社經地位極高的特色，在這裡生活的家庭相對經濟較寬裕。由於媽媽們的食材預算比較不會受限制，能夠為家人提供品質好、種類多的食物，並且在大安區找到一個適合他們的採買、做飯和吃飯的模式。然而，在資源充足的情況下，對於「母職」的標準和審視是不是會相對嚴苛，尤其是身為家庭主婦的媽媽。我採訪完後，深深體悟到「做母職」的辛苦與壓力。在剖析食物支持系統的過程中，也更能理解做飯這件事有其複雜性而且值得肯定。

	住處	工作型態	家庭成員狀況	主要訴求	食 材 主 要 購 買 地
陳媽媽	新生南路上	上班族	三個小孩，目前只有二女兒住家裡。小兒子上大學，其他都上班。	食材：新鮮度、品質 料理：養生、蔬菜多。	東 門 市 場 送貨到府。
王媽媽	大安國宅附近	上班族	兩個小孩，目前都在上班。	食材：方便。 料理：營養、均衡。	全 聯 建 國 店。
Michelle	師大路上	家庭主婦	兩個小孩，一個小四、一個小一。	食材：方便、不要農藥。 料理：孩子攝取足夠養分。	不 一 定， 龍泉市場、 古亭市場、 有機店。

席媽媽	忠孝東路 三段上	家庭主婦	老公是醫生， 小孩都在上班。	食材：新鮮、品質。 料理：多樣性、份 量夠。	濱江市場、 第一果菜 市場、忠 孝東路三 段的攤販。
-----	-------------	------	-------------------	------------------------------	--

▲ 四個案例介紹 資料來源 | Mego

參考文獻

Atkins, Peter and Ian Bowler (2001) Food, gender and domestic spaces. In Food in Society: Economy, Culture, Geography (pp. 311-320). London: Arnold.

曾亞雯（2009）〈媽媽的味道？食物口味、飲食實踐與家庭關係〉。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鄭重（2010）《廚房之舞：身體和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考察》。台北市：聯經

COVID-19 疫情下 回顧北車大廳領域政治： 策略性的異質族裔， 還是虛假爭議核心？

◎ 撰文 白豐誠

2020 年台鐵為因應 COVID-19 疫情，三月起台鐵局禁止民眾在大廳席地而坐，且傳出台鐵預計規畫為永久禁令，引發各界討論（黃子杰、謝其文，2020）。部分公民團體與網友們不滿這項決定，並於臉書號召在 2020 年 5 月 23 日中午 12 時舉辦「坐爆北車」活動。台鐵在壓力下也召開各界代表座談會與公民團體交流意見，並已於 5 月 29 日、6 月 3 日、6 月 11 日召開三場各界代表座談會。最後在 6 月 18 日召開台鐵內部會議，請各相關單位擬定公共空間使用辦法，並朝向完善租借程序等配套措施的目標前進。不過台鐵局也表示疫情期間仍尊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且台鐵局也鬆口，「遲早會開放短期租借」（曹悅華、葉冠好，2020）。

本文回顧北車大廳，台灣全民防疫動員時領域化與過去地方形塑空間的過程。自一開始的劃界政治爭議，到虛假族裔地景的意識形態建構，演變成如今以疫情為名的正當管制。可說明北車大廳異質族裔化地景的領域建構過程產生之政治二元性：一方面是成為掩蓋管理當局的商業營銷坪效領域化邏輯的黑布，另一方面是創製正當性並取得發言位置，表現為異質族裔（卻不全然）的策略性第三空間。

一、台北車站大廳的爭議與領域形構

台北車站大廳（簡稱：北車大廳），在 2012 年就爆發種族歧視爭議的「紅龍事件」（李岳軒，2013）隔年，台鐵也曾以有礙觀瞻為由，限制民眾在大廳飲食躺臥（管中祥，2020）。2020 年為因應 COVID-19 疫情，三月起台鐵局禁止民眾在大廳席地而坐，且傳出預計規畫為永久禁令，引發各界討論（黃子杰、謝其文，2020）不滿這項決定的網友甚至號召在 2020 年 5 月 23 日中午 12 時舉辦「坐爆北車」活動表達不滿。2020 年 7 月，林佳龍在社群平台表示：「公共空間、公共使用、公民參與」作為看待北車大廳爭議的態度，目前北車大廳則貼上了繪製十種語言的「微笑」地貼，企圖展現多元包容的友善環境。2021 年五月，台灣因萬華開始爆發社區傳播發布一系列防疫措施，其中亦包含公共場所的群聚限制。

疫情前的北車大廳可見許多人在此坐臥休息，被放大檢視的是東南亞族裔移工在週末時的聚集行為：許多人認為席地而坐的人們「有礙觀瞻」，例如接受公視採訪的民眾：「就像別人在你家大門口坐下來是無法接受的」（管中祥，2020）這些說法認為北車是國家的門面，不應該坐下有礙觀瞻。區別化移工可能源於週末放假時他們經常聚集於此，異質於台灣本地的外貌，特殊化了席地而坐者的日常實踐樣貌，使移工被等同於席地而坐者，也被本地族裔視為外來的「他者」，透過身體展現的語言、服飾與動作展現不同於本地族裔的文化，形成劃界的重要依據。



▲ 北車微笑大廳 攝影 | 白豐誠

公民團體認為，台鐵的規劃者將移工視為阻礙交通的來源，卻不檢討招租的商業化空間也有可能是引發空間使用衝突的原因，這是一種對外籍移工極不友善的規劃想法。其實仔細觀察，在北車大廳席地而坐的也不僅是外籍移工，也有許多等待購票的台灣旅客、學生、帶著小孩的家長以及老人。限制大廳席地而坐而以「二樓餐廳有座位」為由，也排除了這些人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公共空間的使用衝突，使得北車大廳的禁坐令不僅只是防疫考量，而是牽涉移工權利、公共空間過度商業化，以及公共空間排除特定使用者的議題。

社會中有許多不同主張，對於公共空間應該如何使用，其實各界也有不同的意見，在這次爭議事件之下展現了公共空間不同價值論述的領域政治。

二、移工日常身體實作的休憩領域化

認為在北車大廳有礙觀瞻的說法，是源於價值系統不同所導致。有人認為大廳身為車站的一環，理應以服務旅客「通行」為先；也有人認為公共空間的使用不應加以限制。車站是大量人群通行的空間設施，來到此處的「外人」眾多，而隨著移工來台人數漸增，卻不一定會形成自己的社群以及找到需要的資源。對於這些人而言，公園綠地、都市廣場、街邊小巷等等的「開放空間」，就會逐漸變為人際網絡形成的成本低廉的地方。這樣的空間便是透過東南亞裔移工的社會處境、職業特性（假日才能聚會）、階級差異（從事基礎低薪工作）等社會因素，加上交通基礎設施網絡（火車、公車等較低廉的交通系統重要節點）與空間機能（冷氣、商店、廁所）所塑造出的「地方」。

不過作為公共空間，一般來說不得以人種、族群為限制或篩選的因素，所以「加強管理」這種說法就變得比較中性，並且避免種族歧視與階級歧視的指控（白豐誠，2020），因此也有許多訴諸衛生禮儀之類的主張。在這樣的邏輯之下，有民眾認為讓移工坐在地上也是不尊重移工的作法，這些觀點可以描述成：「移工席地而坐『確實不妥、確實有礙觀瞻』但討論的焦點不是可否席地而坐，而是怎麼樣的移工政策導致移工們來台讓移工們『窮得只剩地板』？」¹移工面臨的處境，不僅止於相對惡劣的工作條件，也是凸顯了移工缺乏休閒活動空間以及維繫社群的需求。移工們相約在北車大廳聚集，是因為免費、位置明確、能遮風避雨以及足夠商店與廁所。因此移工們聚集於北車這件事，也是都市與社會環境篩選後形成的隔離地景。

「坐下與否」的討論就牽連上了設置合適數量座椅的主張。其實過去北車大廳曾經也有設置候車座位，不過台鐵局表示當時是因為長年有遊民佔據，才會在 2011 年改建時撤除。對此，公民團體也認為這樣的作法太具攻擊性，因為當時撤除座椅時的理由，就是因為民眾嫌棄街友味道重，髒亂且難以清潔。若能與社會局合作設置沐浴車也是一項方案，但卻也未被重視。不過這種透過「設置座椅」以規範化北車大廳活動的主張，也是隱含著某種對於秩序、美觀、整潔的加強管理型訴求。固定於地面上的座椅，就是設計了誰能使用，以及如何使用的規範化手段，且更加固定了空間使用時的行為準則。

¹ 2013 年就可見評論人士積極探討移工在公共場所以及台灣移工政策問題。王大師〈寶島外勞政策：窮到只剩地板〉，《王大師論壇》2013 年 8 月 12 日，
(<https://accrcw75.pixnet.net/blog/post/50323092>)，取用日期：2020 年 11 月 28 日。

在疫情狀態下，禁止群聚就成為更強烈的正當理由，大廳也依規定禁止群聚飲食（鄭瑋奇，2021）全球化之下填補台灣基礎勞動力的移工，在大廳形成他們認同的地方。移工聚集而異質族裔化的劃界作用。不過同上所述，席地而坐者不只有東南亞移工，其中也包含漢人族裔的老人、小孩與婦女、學生、上班族及觀光客，僅看見移工周末假日的聚會與開齋節，便指認北車大廳為異質族裔化地方，顯然過於武斷、轉移焦點，甚至可能成為遮掩公共空間過度商業化問題的黑布。

三、族裔地景的作用

人類學家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認為，人之所以對人事物現象感到「格格不入」時，經常被描述成「髒亂、汙染」等負面詞彙，髒東西即：「不得其所之物」（matter out-of-place）然而要「變得」格格不入，勢必得先取決於空間預設了某種分類的價值系統（Cresswell, 2006）。

把空間功能界定得愈明確，異質於主流的地方就愈容易激發投資於既有空間秩序之人的負面情緒。就這個層面上來看，地方的凝聚就會為「逾越」提供了分類的價值系統，人們利用地方而產生秩序以制定行為準則，導致了格格不入的後果。至此，地方也就成為抵抗秩序的對象以及工具。因此，在北車大廳席地而坐者，經常會被支持禁令者理解為無所之人，他們逾越了支持禁令者實踐於北車大廳這個地方所建立的價值系統，且因為席地而坐者的身體實踐並不遵守他們的規矩，便認為席地而坐者看起來樣子顯得笨拙與格格不入。據此，官方提出完善租借規定的方式回應（曹悅華、葉冠好，2020）。

TIWA 研究員陳秀蓮認為開放租借場地讓原本就是無償使用的公共空間，再付費承租使用或設置活動專區，是一種特殊化移工、無家者等群體的方式（ibid.）陳秀蓮聲明，反對的是「台鐵有意永久禁坐且每次都把焦點模糊在移工身上，忽略民眾針對『公共空間為何如此商業化？』的質問。」同時也質疑：「台鐵站長接受訪問時為何不敢告訴媒體記者『如果你要使用也可以但請你把錢拿出來』？」（吳容璟，2020）因此，族裔地景的表象成為遮掩公共空間由市場邏輯支配的黑布，「使用者付費」的說法成為驅趕席地而坐者的理由，伴隨移工群體而成為虛假的爭議核心，模糊化了公共空間的討論議程。

結論：北車族裔議題的領域政治

因此，北車大廳的地方形構由移工與在地族裔的流動而形成，車站的特殊位址與區位使此地成為重要網絡節點，形成台北的交通核心。日常實踐不只形成認同，也因異質族裔的劃界，引發本地族裔的隱性歧視或排斥，也成為北車大廳禁令的討論焦點。不過對於車站公共空間由市場邏輯的霸權逐漸侵略，在此之下似乎便難以形成討論，異質族裔便形成一個虛假爭議核心，「公共空間何以 / 為何過度商業化」或許才是值得檢討的。

在侯志仁〈「非常」公共空間〉文中提出一些反叛公共空間的特色，描述了各種抵抗故事以及針對公共性的討論。在這裡席地而坐的抵抗地景，也是反叛的公共空間論述展現的場域。其實北車大廳的「反叛」性質，隨著公共空間的領域化過程展現出不同階段的故事。

最初，北車大廳是有設置椅子的，而後因為椅子拆除，民眾想要休息只能上二樓消費，在大廳內只好席地而坐。這是個將北車大廳管理者手中「挪用」（appropriating）大廳空間，將機能轉變為暫時休息的場所，民眾在無椅子使用的大廳中幽微的抵抗著透過消費換取空間使用正當性的論述。

後來人們關注到了東南亞族裔在北車的群聚現象，這些特定的族群改變了北車大廳的意義與功能，對他們而言大廳是維繫社群的重要場所。在此「多元」（pluralizing）特質的反叛空間，也就形塑了更異質的公共領域。在幾年前拉起紅龍，以及 2020 肺炎疫情等等禁令措施之下，公民團體也集結抗議，舉辦「坐爆北車」活動，在此的「對抗」（contesting）特質是對北車大廳公共意義與認同的爭奪。另外，質疑大廳禁止席地而坐其實是浪費大面積空間，認為禁令將導致低效率空間的論點，也是希望在事情還沒惡化以前，「取回」（reclaiming）並給予新使用的特質。

至此，公共空間價值論述在北車大廳就以反叛的姿態，混雜著異質族裔化的討論，以微笑為圖徵表現在充滿爭議的地板 / 空間上。其實北車大廳首先需要對抗的，是防止公共空間受到市場的絕對霸權侵略，以及需要在公共空間裡「證明自己清白」的消費篩選機制。將北車大廳與異質族裔化地景連結，顯見其領域化的政治效果，北車管理當局透過在地板上貼上各國語言的微笑地貼試圖回應 / 綏靖相關爭議，不過卻也迴避了過度商業化的問題；反對禁令者透過異質族裔議題創製正當性並取得發言位置，成為策略性的第三空間。

我們首先需要關照的，是大廳使用者通過身體實作而促成的休憩領域化，與管理單位以便利旅客移動及商業營銷坪效為邏輯的領域化之間，原本力量懸殊卻可以經由異質族裔化的地景得以相互抗衡何以發生？官方甚至動用「微笑大廳」加以綏靖。此時公共空間的論述鬥爭，需要重新審視北車大廳異質族裔化的政治二元性，即：異質族裔論述既可能是虛假的爭議核心，但也可能是獲取論述力量 / 策略性的第三空間。

參考書目

- Cresswell, Tim.(2006)《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徐苔玲，王志弘合譯）。台北：群學。
- 白豐誠（2020）〈地方的消散與凝聚：北車微笑大廳的「地方」如何建構？〉，《眼底城事》2020年7月27日，（<https://eyesonplace.net/2020/07/27/14754/>），取用日期：2020年11月28日。
- 吳容璟（2020）〈北車大廳可被租但不給坐？ TIWA 呼籲北車空間公共化〉，《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2020年5月26日，（<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94684>），取用日期：2020年11月28日。
- 李岳軒（2013）〈反省紅龍事件 北車對外人更友善〉，《蕃薯藤、滔新聞聯合雙頻道》2013年12月4日，（<https://n.yam.com/Article/20131204940673>），取用日期：2020年11月28日。
- 曹悅華、葉冠妤（2020）〈北車大廳禁坐爭議 除增加椅子台鐵還想做這兩件事〉，《經濟日報》2020年7月1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4670764>），取用日期：2020年11月28日。
- 黃子杰、謝其文（2020）〈台北車站大廳地板貼笑臉 營造友善環境〉，《公視新聞網》2020年7月12日，（<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86681>），取用日期：2020年11月28日。
- 黃子杰、謝其文（2020）〈台北車站大廳地板貼笑臉 營造友善環境〉，《公視新聞網》2020年7月12日，（<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86681>），取用日期：2020年11月28日。
- 管中祥（2020）〈燦爛時光會客室 #262 北車不給坐 為何被抗議？ 20200524〉，《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 燦爛時光會客室》2020年5月24日，（<https://pnn.pts.org.tw/project/inpage/2571>），取用日期：2020年11月28日。
- 鄭瑋奇（2021）「北車大廳禁群聚飲食 高鐵封閉飲水台」台北：自由時報。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427269>。取用日期：2021年6月7日。



▲ 店仔口社區農園 供圖 | 舊在里山團隊